

终再相见

「我.....」

慕容久久刚要说话，腹部忽然猛的感到了阵阵的绞痛，疼的她几乎要从椅子上掉下来，额头也溢出了冷汗。

「你怎么了？」

凤无殇一下从椅子上坐了起来，因为二人都非常虚弱，所以都站的摇摇晃晃，像是两个阑珊学步的孩子。

不过凤无殇还是艰难的走到了慕容久久的身边，以为是什么后遗症。

慕容久久疼的费劲抬起头来，虚弱的道：「可能要生了.....」

「你说什么？」

凤无殇一下给惊住了，待意识到发生什么后，一下就乱了阵脚，手忙脚乱的，不知道是先扶慕容久久，还是要去叫人。

动作要扶，嘴上却是要叫，却两样都做不好，看上去颇为滑稽，想不到堂堂英明神武的凤家家主，也有这么窘迫的时候。

「来人了，要生了.....」

大概因为这孩子的孕育过程，本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，所以一旦生产，就来的山呼海啸的，好像一下就急不可耐的要出来。

也不能往栖霞堂抬了，只能在凤无殇的住处，在他的床上生了。

好在青颜事事想的都比旁人周到，老早就在给她挑选稳婆奶妈了，所以事情来的虽急，不过却也有条不理。

而生孩子嘛，自然是疼的山呼海啸。

慕容久久无论前世还是今生，都是头一遭，心又慌意又乱，她比旁的任何时候，都要想念百里煜华，加倍的想念。

但慕容七七这个死孩子，估计压根没把她生孩子的事告诉百里煜华。

估计他说的很保守，毕竟当初这孩子能不能保下，还是很有风险的。

百里煜华的心里，估计也是做了一定的准备。

「主母，你吸气，呼气.....」

慕容久久本就身体虚弱，早就迷迷糊糊了。

慕容七七原本也要进去帮忙的，却被丫鬟婆子拦在了外面，因为产房是不准男人进去的，就连凤无殇也不行。

当然，凤无殇不进去，是因为他并不是慕容久久真正的夫。

所以只能跟慕容七七在门口上蹿下跳的等待。

终于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，一声清亮的啼哭，打破了这焦躁的气氛。

「恭喜家主，贺喜家主……」

一院子的奴婢丫鬟小厮，纷纷跪地恭贺，他们一直都觉的，孩子是家主的，如今孩子生出来了，自然要恭喜。

而凤无殇却愣了半天，心头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，似酸似甜，似苦似辣……犹如脚踩棉花一般，缓步向前。

嘴里更是不受控制的道：「赏。」

远方。

明璃国。

望着眼前初初乍现的星图，韩非裹在一条厚厚的毛毯内，体弱多病般重重的打了个喷嚏，但却心满意足的喃喃道：「皇星降世，黎明苍生，终于可以少受百年的苦难了，我此番也算积蓄了大德，老天爷，便放过我四族吧。」

……

慕容久久生产完，听到了那一声啼哭，就昏迷了过去，再次醒来，却已经是三日之后，身体更是虚弱的，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「我的.....孩子呢.....」

「主母。」

青颜早已守在床榻前，见慕容久久平安的醒了，立刻开心的笑了起来，「主母平安无事，真真是大喜，小世子被家主和慕容小爷抱走了，奴婢这就命人去通知。」

说着，青颜就赶忙招呼人去通传了。

「是个男孩。」

慕容久久却是会心的笑了笑。

不消一会儿，慕容七七跟凤无殇就赶了过来，而凤无殇的怀里，此刻更是小小的抱着一团，走进了，才看清。

这孩子要比寻常孩子，都要白净健康。

「孩子才三天，怎么就抱出去了，不怕风吹着了？」慕容久久微微恼了脸。

慕容七七干笑一下，道：「大夏天的，哪有什么风，再说，有我们保驾护航，什么风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吹我的小外甥，是吧，在让我抱一会儿。」

凤无殇闹不过他，只好给了他，二人抱孩子的动作竟是有模有样。

慕容久久感觉自己胸口涨涨的，并且感觉湿漉漉的，她看了眼襁褓里的孩子，道：「我是不是要喂喂他啊。」

慕容七七赶忙点头，「这个小子贼着呢，凤家给他找了好些个奶妈，他一个都不要，见了就哭，一点吃大户的觉悟都没有，这三天，硬生生用米汤喂着，还有我的生之力量，小子，记住了，你爹种了你，你娘怀了你，其实，他们都是后的，养你的舅舅才是亲的呀。」

慕容久久登时无语问苍天。

待他们回避后，慕容久久方才撩开衣衫，试着哺乳着这个小家伙，圆圆的小脸，因为离开了熟悉的慕容七七，满是委屈。

不过一闻到慕容久久身上的味道，立刻又欢实的扑腾了起来，喜欢的不得了。

慕容久久虽虚弱的不行，但还是母爱满满，一眼便爱惨了这个小东西，这是她与百里煜华的结晶，不知道，他知道了没有。

不过以慕容七七那个小心眼，怕是不会急着告诉他。

「小家伙，娘亲与爹爹为了你，当真是穷尽一切了呀，」看着吃饱喝足的小东西，躺在她怀里睡着的样子。

慕容久久再次满足的叹了口气。

惊喜来的太快，她也疲乏的太快，竟是搂着小家伙就睡着了。

原本慕容久久早已对百里煜华思念的不行，但碍于自己现在身体的状况，和产后的养护，她不得不在凤家继续逗留。

并且鸠占鹊巢，住的一直是凤无殇的住处。

以至在这段时间里，慕容七七跟凤无殇都成了这里的常客，慕容久久发梦也没想到，她也会与凤无殇有冰释前嫌的时候。

原以为解开血咒后，自己就会被踢出西岳呢。

也看得出来，凤无殇很喜欢这个孩子。

时光流转。

很快就过了大半月，慕容久久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，这月子坐的也差不多了，一日，她问慕容七七。

「煜华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吗？」

慕容七七一边逗弄着自己的小外甥，一边笑嘻嘻的露出了一口白牙：「之前不知道，昨日我给他捎消息了，咱们后日启程，让他惦念了，各种抓心挠肺的等着吧。」

「就知道.....」你没安好心。

同时，当凤无殇得知慕容久久要走，眸中立刻露出了不舍的表情，确切的说，他知道慕容久久迟早会走的，所以也有准

备。

倒是大半月的相处，他着实喜欢这个孩子。

慕容久久自然也能看出他的心思，而她对凤无殇的各种情绪，当初的恨也好，怨也罢，再到梦醒后的愧疚，难过，各种交杂。

已经让她与凤无殇有了一种诡异的相处模式。

说朋友，似乎比朋友近，说亲人，却始终没有那一步。

「这孩子是在凤家有的，也是在凤家生的，与凤家极其的有缘，若无殇不嫌弃，就给他起个名字吧，」相信百里煜华不会介意。

凤无殇怔怔的看了看床上，那扑腾着欢实的孩子，起初样子没有张开，圆圆胖胖的，但随着这些日子的养护。

模样竟是像极了百里煜华。

根本活脱脱就是一个翻版的百里煜华。

原本凤无殇平生最恨的人就是百里煜华，但看着他儿子可爱的样子，竟是也恨不起来了，他缓声道：「初，百里初，让一切，都回到最初的样子吧。」

慕容久久闻言，便知凤无殇已经想开了。

但慕容七七不干了，「不行，本小爷用生命养了他，起名字的时候不能没有我，他的名字后面一定要加上我的名字，叫百里初七，咦，他好像就是初七那天生的哦。」

慕容久久凉凉的看了他一眼，道：「初七，这个名字太白话了吧？」

「怎么就白话了，多有意义啊，能吃好养活就行，」慕容七七说的信誓旦旦，大有把这个名字定下来的意思。

慕容久久扶额叹了口气，「罢了，只希望我儿子长大后，知道他名字的由来，别揍你就好。」

「他敢.....我挨着就是了。」

慕容七七话锋一转，嘻嘻一笑。

终于到了临别的时候，慕容久久对凤无殇的感情，已经变的复杂而坦然，凤无殇对她又何尝不是，当真是世事难料。

他们也有如此平心静气的时候。

有句话说的好，当一个男人学会爱的时候，就是他长大的时候，慕容久久觉的，凤无殇，他是长大了，不在任性了。

「如果可以的话，今后你可以带着初七在到西岳小住，其实秋山夏日的景色，要比冬季好上万倍。」

凤无殇这样说，虽然不舍，却也算是送别了。

慕容久久点了点头，数年后，当懂事后的初七，机缘巧合，意外见到凤无殇，在双方都不知对方身份的情况下，皆为了忘年之交.....不过那已是后话了。

马车平稳的形势在通往川南的官道上。

慕容久久撩开车帘的，远远的，还能看到那个挺拔的男子，纵马为她送行，别了，前世今生，别了，凤邪，别了，凤无殇。

还未走出西岳的境内。

远远的就听到了一阵马蹄声。

「臭男人这么快就来了？」

慕容七七私下嘟囔了一句。

慕容久久却是条件反射般，一把撩开了车帘，远远的，就见一道酱紫的身影，朝她纵马而来，阳光下，那样的恣意，那样的潇洒。

像是她心目中，永不凋谢的惊鸿。

「煜华。」

慕容久久已经迫不及待的率先跳下了马车，百里煜华弃了胯下的快马，也飞身而来，与慕容久久紧紧的拥在了一起。

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你终于还是活着回来了.....我这辈子都不要这么等你了，不然我会疯了。」

百里煜华的声音，透着浓浓的思念。

这些日子以来，慕容久久承受着考验生死的痛苦，百里煜华又何尝安宁了，她不禁湿了眼眶，但想想，一切苦难都过去了，还有什么好哭的。

当即从慕容七七怀中，接过了孩子，小心的抱着，介绍道：「看，咱们的孩子，慕容初七。」

百里煜华已经知道他们的孩子出生了，心情非常的激动，可一听到这个名字，不禁一愣，「为何叫百里初七？」

「额.....」

慕容七七飞快的低下头，一个人画圈圈去了。

「嗯，因为他是初七生的，跟这个名字很有缘，」慕容久久最终还是决定，没有出卖慕容七七。

百里煜华明显已经被接二连三的狂喜，冲昏了头，他飞快的道：「好，只要是你起的，什么都好，其实，你们只要好好的回来，已经是上天对我最大的恩赐了。」

慕容久久动情的点了点头。

「行了，别腻味了，瞧这日头大的，把初七都晒黑了，」慕容七七见雨过天晴了，马上嚷嚷了起来，最烦这对没有节操的

夫妻腻味了。

百里煜华望着初七与他一般无二的小模样，喜爱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初七或许还不是懂，这是他爹。

只是看着这个第一次见，就朝他傻笑的男人，分外的喜欢，一把就扯住了他腰带上的玉扣子，死活不撒手，并且咯咯的笑了起来。

他这一笑，别说这玉扣子，就是让百里煜华把这天下给他，他都乐意。

一家三口，很快上了马车。

后面，百里煜华带来的人，与西岳送行的队伍，长长的拖成了一长排，浩浩荡荡的朝着川南明璃的方向而去。

一路上。

慕容久久枕在百里煜华的怀里，细细说起了这将近一年，在西岳发生的事情，包括与凤无殇的互相解开心结，和最后的冰释前嫌。

百里煜华也与她说起了，这一年里，外面发生的事情。

「苏羽澈与花万枝的婚礼，就在下个月举行，咱们倒是可以赶个巧……」

「想不到这二人终于还是修成了正果，对了，秦毓质呢，她也该苏醒了把？」

「早就苏醒了大半年了，不过醒来后，却是前尘不计了，虽性子没改多少，但人却开朗了很多，也不再背负那么多东西，我猜，是你给她用了忘忧散把？」

慕容久久点头：「秦毓质的半生血泪太苦了，我给了她用了大剂量的忘忧散，原想让她永远的忘记，全新快乐的活完下半辈子，可惜，药，总会有到期的一日。」

「这你到时多虑了，她恢复记忆那日，冬月局势混乱，君怡驾崩，君离篡位，可惜皇帝没坐三天，就被乱军拉了下来，冬月皇室，也在那一日，彻底的土崩瓦解，她无仇可报，自然该想通的都想通了，回了秦王府族地，住了大半个月，下月，与苏羽澈的婚礼，同日举行。」

「真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那明璃呢？」

慕容久久笑的开怀。

初七什么都不懂，见娘亲笑，他也就跟着笑，笑的手舞足蹈，娇憨可爱，百里煜华见他笑，也跟着朗声大笑。

三口竟是笑成了一团。

车外，慕容七七无聊的打着哈欠，嘟囔道：「这家三口疯了。」

「明璃帝师一脉近一年里，总不老实，我已经把他们连根拔除了，现在除了一个空架子皇帝，什么都没剩下了。」

百里煜华幽幽的到。

如今冬月一片战火，如一盘散沙，戚族的君昔与百里天机，忙着过自己的小日子，已无心天下，西岳压根不是威胁，川南已紧握百里煜华之手，明璃更是他的囊中之物。

「煜华，这天下只距你有一步之遥了。」

「那又如何，我眼里看到的，现在只有你和初七，旁的，什么都入不了我的眼里，」百里煜华淡淡的道。

他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滋味，但是现在，拥着自己最心爱的人，和她的爱情结晶，便是觉的，用天下来换，也不值当。

慕容久久感慨似的，叹了口气，「煜华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咱们永远都不分开了。」

「好，一辈子。」

.....

回到明璃营地后，初七自然受到了所有人的热烈欢迎，很快，整整对垒了有一年之久，却没有开战的双方，终于得以撤兵。

同月。

川南遍地铺就锦红，花家兄妹同时举办婚礼，一个嫁与苏家，一个迎娶秦家家主.....另外说一句，冬月已不复存在。

秦毓质带着秦家军，虽住在祖地，但奈何不是风水好地，她既已不在效忠朝廷，索性离开了冬月，在川南落了户。

川南曾与百里煜华百般为敌，百般算计的宫家，终于在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，渐渐没落。

由苏家与花家全力扶持的秦家，反而迅速上位。

凤家基本已经将西岳侵透，长期盘踞西岳，已算不得川南势力，所以川南很快出现了新的格局，那就是三大世家。

花家，苏家，秦家。

而在新世代里，这三个姓氏，将再度辉煌百余年。

.....

同一年，明璃摄政王归朝，就在所有都以为，这个势力雄厚的摄政王，会毫不客气的让明璃改朝换代，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。

百里煜华什么都没有做，不仅什么都没有做，而且还准备卸掉摄政王之职，准备在家相妻教子。

他是这么做了。



可旁人不明白他为何要这么做啊，放着唾手可得的天下，他竟无动于衷？这可害惨了那些，生了七窍玲珑心的人，挖空心思的猜。

最后一致认为，百里煜华在扮猪吃老虎，等着明璃皇室自己犯错，好名正言顺的一举擒下，毕竟，明璃的小皇帝，一直的循规蹈矩。

你突然改朝换代，难免还是会得了史官一个乱臣贼子的骂名。

于是明璃的小皇帝恐慌了，他不想死，所以他要让位，于是他几次三番登门拜访，婉约的表示了自己退位让贤的意思。

百里煜华始终无动于衷。

最后实在烦了这小皇帝，竟携着妻儿前方夜城小住了。

不久后，连亲老王爷想重孙想的紧，也颠颠的跟了去，这朝中立刻无了主事之人。

可苦了，以苏羽非为首，新被百里煜华提拔起来的年轻官员，都开始变的无所适从起来，不过好在时间久了，也适应了他们摄政王跳跃性的做事观念。

开始大刀阔斧的整改朝政。

明璃摄政王负责哄孩子。

明璃皇帝陛下，负责在龙椅上打瞌睡。

明璃众三朝元老，负责早起混俸禄.....

整个明璃俨然成了苏羽非的大舞台，挥毫泼墨，大展宏图.....
竟也是做的有声有色，各种标新立异的政策，更是超越前人。

几年后，将明璃治理的仅仅有条，甚至更上一层楼。

当然，之后的几十年内，天下格局连续风云变幻，直到天运所至，百里初七成年后，一统天下，登上皇位。

苏羽非继续潜心辅佐，成就了千年来的太平盛世，也成就了他流芳百世，一代大儒智者的身份，不过这些都已经都是后话了。

.....

同年，远在冬月以北的戚族，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。

他们尊贵的王女，终于将养好身子，再度受孕，并且顺利分娩。

但是，时间退回到一年前。

原来戚族上下，并不是很知道，当初百里天机受伤的明细，所以他们一直坚信，这世上，只有耕坏的犁子，没有更坏的地。

王女如此年轻美貌，强悍多姿，没道理生不出娃，所以原因一致都被指向了王夫，定是王夫无能，耕不出娃来。

害他们没有继承人。

在戚族人的眼里，耕不出娃的男人，是根本没有任何地位的，可这个生的比女人还妖艳的王夫，居然还敢拽的二五八万。

所以自入冬以来，戚族长老接二连三，学着中原臣子的样子，对王女递上羊皮，各种苦口婆心：休了他吧，戚族男儿千千万万，您又何必贪恋那种不正经的美色呢，他是上天派来折磨您的，您要快快脱离苦海啊。

当然，结局往往都是被百里天机乱棍打将了出去。

但众长老却更加坚信的以为，那个比女人还艳丽的王夫，肯定会妖术，把王女给迷惑了。

老祖宗说过，这世界上，越艳丽的东西就越危险。

像沙漠里的紫金藤，像雨后大树下的毒蘑菇，像这耕不出娃的艳丽王夫.....

于是，就在戚族上下，就要拧成一股绳的时候，王女大人华丽丽的怀孕了，君昔本不屑跟群蛮夷计较，觉的有失身份。

但想想，自己还是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。

不过很快，他这个思想就幻灭了。

因为在戚族人的眼里，君昔已经是个耕不出娃的无能之辈了，王女突然怀孕，嗯.....肯定不是他的，可怜的王夫，就这样

稀里糊涂的带了绿帽子，成天还美不滋儿的。

于是，他们从最初对君昔的忌惮，不屑，到了最后的同情，满满的同情。

直到孩子出世。

生出了一个，拥有百里天机一样血红瞳孔，却长着与君昔酷似的绝美面容的女孩时，君昔，彻底的在戚族，『直起了腰』。

.....

全剧完。

番外 1：人世匆匆之稀玉篇

大约从很小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身为楚王府唯一，也是最尊贵的世子，便也同样要肩负起楚王府历代的宿命，那就是成为皇室的暗棋。

世代只忠一君。

我爷爷是，我父王，亦是，我，也一样要走上这条路，没有选择，也没有退路。

开始的时候，我并不曾在意自己的命运，甚至常常在与同龄人玩耍的时候，看着他们幼稚无聊的行为，还会为自己这个特殊的身份，感到自得。

因为，不管楚王府在外人眼里如何如何，我终究都会比他们高一等，成为帝王信任的眼前人。

但是这种认知，很快就被现实彻底破碎了。

父王说，手握怎样的权势，就同样要付出等同，或者更多的代价。

那么，我的代价！

在旁的同龄孩子，还躲在父母怀里撒娇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离开父母了。

我的母妃并非出生大家，是个很沉静也很内秀的人，不喜多言，总是默默的站在父王的身侧，而父王也十分敬她。

完全属于相敬如宾的那种类型。

至于父王，在我的印象里，永远都是那样威严的存在，对他的手下，对我，更甚。

所以为了肩负起楚王府的宿命，我八岁就跟在他身边，出生入死了，对，没有看错，是出生入死，我从父王身边最普通的暗卫开始做起。

没有任何因为身份的福利。

做着完全超越年龄的事情，杀人，暗杀，逃亡，对于我来说，早已开始变的麻木，受伤后，也只能独自舔舐着伤口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我看父王的目光，总会带着几分莫名的期许，这种期许，是儿子对父亲的一种天性，我抑制不住。

但父王回予我的，永远是一声冷笑。

仿佛我这个儿子，在他眼里生活死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用他的话说，他还正执盛年，想要儿子，还会有很多，若你不能胜任，就早早的把命交出来，也省的浪费我们彼此的时间。

听到这样的话，我只会更加的不甘，甚至的愤恨。

你让我死，我偏不死，我还要继承你的一切，然后看着你死。

大概因为正是因为憋着这样的一口气，我竟整整坚持了八年，因为这八年的刀口舔血，我嫌少在京中露面，以致没有什么朋友。

大概唯一的一个朋友，就要数苏羽澈了吧。

那个外面被传成小魔王的人，可是在我看来，他算什么小魔王，跟真正的魔鬼比起来，他定夺还算是个孩子。

孩子！

我笑了笑，我竟忘了，我与他同龄。

尽管苏羽澈京城的神经大条，跟我比，人也不怎么仔细，但为了尽可能的不暴露自己的行踪，我极少与他接触。

却不想，为此他几次上门来跟我闹别扭。

无法，我只好假装风轻云淡的一笑，然后还准备了一串据说开过光的念珠，握在手里，道：「我信佛，最近去了蓝塔寺一趟，你没寻到我也自然。」

说完，我夹了一块肉，放进了嘴里，吃的有滋有味。

意料之中，苏羽澈狠狠的横了我一眼，外加鄙夷。

「假和尚。」

我却心情出奇的高兴起来，有个屁股后头追着你的朋友，感觉似乎也不错，甚至，在之后的岁月里，我从开始对楚稀玉的不在意，变的平视，乃至最后，我自己都不想承认的羡慕。

羡慕他的来去自如，羡慕他有一个位高权重的母亲，无限量的纵容他。

「假和尚，送你的念珠。」

哗啦。

一串颗颗饱满圆润，青翠温润的念珠，被苏羽澈这个莽夫一把扔在了桌上。

我看了一眼，没言语，对这厮的登堂入室，似乎早已是见怪不怪。

苏羽澈见我没动，急了，又补充了一句，「本郡王可是花了大价钱的，而且还找了个和尚开过光，带上绝不掉面子，算作你的生辰礼物了。」

生辰互相赠礼，那是京城贵族小姐公子们流行的事情。

可怜自己今年才收到礼物。

我终于笑了笑，道：「我穷，没等同的东西给你还礼。」

「你当我苏羽澈是为你那劳什么子的还礼吗？」

苏羽澈气的够呛，我知道，他是把我当朋友的，别看他咋咋呼呼，看似左右逢源，但我曾好奇的跟踪过他。

发现他根本看不惯京中公子哥们那些臭毛病，并且还经常的出手搞破坏，故才得了那小魔王的名号。

但归根究底，他真的没什么交心的朋友。

那么自己，算是吗？

我苦笑摇了摇头，小心翼翼的捏起了桌上的那价值连城的念珠，哗啦一下串在了手里，自此，我从了唯一一个，带着佛祖开过光念珠，杀人的暗卫吧。

但我却乐此不疲。

直到我八年后，我十六岁，无论是武功还是能力，都在楚王府众暗卫中脱颖而出。

于是，我收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凶险的任务。

其实接到任务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这可能是对我这些年成果的验证，只要活下来，我就能正式接掌楚王府的一切。

而事情，也如我的想法一样。

只是，当我九死一生的回来时，等待我的不是父王将一切交给我的消息，而是他的死讯。

那次，我手中的念珠被斩断了，一颗颗圆润的珠子撒了一地，我一颗一颗，小心翼翼，仔仔细细的捡起来。

然后就着月光，捏着线，将所有的主子重新串了起来，同时也慢慢的，平静的，接受了这个事实。

我原本想在接掌楚王府一切后，站在父王的面前，好好的嘲讽他几句的，可惜，我没说出来，他也听不到了。

一切，除了我接掌楚王府的事情外，一切都是安静的。

父王的死，见不得光，所以对外只能称病，称着称着，死亡就变成了顺理成章，然后是打扮丧事，因为那时我才十六岁。

没有籍贯，须得在等两年，才能世袭爵位。

但是楚王府的一切，已经尽握我手。

也顺理成章的，我被我们一直效忠的陛下，召见了。

不过陛下在看到我的第一眼的时候，就皱了皱眉，原因无他，在苏羽澈的面前，我楚王府，我是那个沉默寡言的世子。

在苏羽澈的面前，偶有几分不打眼底的笑意。

但那都是伪装的我，在君主的面前，怎可伪装，我露出了我的本来面目。

「杀气太重。」

这是陛下给我最终评价。

所以我接下来的任务，就是磨平自己的杀气，因为历代的楚王，都是非常懂得韬光养晦的，尤其父王，在我的眼里，他是威严不可逾越的。

但是在外人的眼里，他却是个窝囊废。

因为历代楚王府，不需要在朝堂上叱咤风云，父王说过，待楚王府由暗转明的那一日，大概就是冬月走到尽头的时候，情势所逼，不得不由暗转明。

我清楚的记得，父王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面上仍旧是冷笑的，或许，他对这个王朝的忠臣度也已经没多少了吧，他之所以身其位，也仅仅只是因为姓楚而已。

但那时候的我，对这些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。

直到我终于越过父亲这道信念的山隘时，一切，才开始渐渐明朗。

在我的杀气还没有彻底磨平的时候，我又接到了另一个任务，那就是暗中辅佐，陛下选定的继承人，君怡。

难道陛下的继承人不是太子，或者睿王君莫吗？

我对此没有太大的好奇心，暗棋，只是皇室的工具而已。

暗中跟在君怡身旁，辅佐保护他的日子，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美好，因为很无趣，比起苏羽澈的妙语连珠，咋咋呼呼。

君怡可以说是个少年老成，不过我却很不喜欢他的这份老成，总觉的透着一种算计，还有一种被他隐藏住的野心勃勃。

所以在无聊的时候，我时常也在产生一种不甘，我与君怡其实是同样的人，凭什么我楚王府世代都要给姓君的当奴才，给他们抛头颅洒热血？

我知道我这样的心思，是大逆不道的，但我不是愚忠的人。

若非我生在楚王府，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宿命，我想我并不乐意做这些事，因为上一代的恩恩怨怨，早已归于黄土。

与我何干。

不过在一通的胡思乱想之后，我还是要接受命运，只因为我姓楚。

三年后，待君怡在外的势力逐渐稳固，不需要我的辅佐与保护后，我终于如愿回到了京城，同时，这三年的时光，也磨平了我很多的棱角。

换句话说，我比过去，更懂得隐藏自己的锋芒了。

至少在外人眼里，我永远都是温文尔雅的。

「玉儿，你当该定亲了，」母妃忽然这样建议道。

定亲？

我这个时候似乎才意识到，三年的在外之行任务，时光匆匆，我已经十九岁了，去年就已经籍贯，只是那时我不在京中。

楚王府只说我残了腿家府中修养，足不出户，故，我那所谓的及冠礼，做的也是极其低调的。

只是旁人家的男子，十九岁，莫说定亲，孩子可能都会满地爬了。

我为此恍惚了一下，然后脑子里浮现出街上，那些抱着孩子的妇女，当然，我不可能会娶那样的人，楚王府再不济，他的妻子也该是高门宅邸里的姑娘。

然后我脑中又浮现出了那些，表面羞涩好看，实则内心算计，满心攀比权欲的女人。

我不敢说我就是深宅里长大的，但至少京中这样的闺秀，我见得多了，也听苏羽澈讲的多了，不免产生了一种抵触。

自己要跟那样的人，共度一生吗？

像父王跟母妃一样的相敬如宾一辈子，清清冷冷，实在无趣。

被迫肩负起楚王府宿命，刀口舔血，为皇室卖命这么多年，难道连自己一生的伴侣选择权，都不能拥有吗？

「陛下的意思是，指相府的嫡出长女，为你的妻。」

母妃幽幽的这样说道。

我轻挑了挑眉，实则心里却是诧异的，因为楚王府历代的主母，身份门第都不高，安于帝王之侧，总要学会收敛锋芒的。

只是陛下居然让他娶相府的嫡出长女？对方的身份可不是随随便便的管家小姐。

当时我回京没几日，对外面的事，还不是很了解。

不过很快，我就轻而易举的知道了，对方原来是个虚有其表的，不仅如此，还苍白睿王君莫强退了亲，何其的懦弱，何其的不争。

而冬月朝中的这个相府，也与历代的将相之家有所不同，而是出生寒门。

我讽刺的笑了一下。

「这门亲事，我不同意，立刻推掉。」

左右陛下绝不会为了一门亲事，而将罪于他。

大概母妃心里也觉的，那相府的所谓嫡出长女，是配不上我的，所以非常干脆的就答应了下来，并且很快付诸了行动。

但是我与我母妃，都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我竟就这样轻描淡写的做下了一个，我几乎悔恨终身的决定。

我亦不知，由此，也彻底结束了我楚王府的宿命，也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。

第一次见到她，是在蓝塔寺的近郊，草长莺飞，绿水茵茵，若非她是跟在苏羽澈的身旁来的，恐怕我不会在人堆里发现她。

但是，一旦发现了，却能看懂她明亮清澈，看似温婉，实则狡黠的眉眼。

后还听苏羽澈眉飞色舞的跟我讲述了与她相遇的经过，我在心中点了点头，觉的，这或许是个京中，不一样的女子。

然而待我暗中问明了她的身份时，却是怎么也描述不出当时的心境。

平淡吗？还是略微的怅然若失？

不过在我知道苏羽澈可能也喜欢她的时候，我立刻就打消了心中的念头，虽然我也不知道，我跟苏羽澈算不算真正的朋友。

但我绝不愿跟他争夺什么，尤其是女人。

原以为京中平静的生活会过上一段时间，却没想到，她，已然成了我命中的劫难。

她对苏羽澈并非男女之情，这点我很早就看出来，却是万万没想到，她那样表面谦卑，骨子里傲气的女子，居然会委身做了百里煜华的眼中人。

褪下白衣的我，着上黑衣，便是黑夜中的死神，自由的穿梭在我的领地。

但是那夜风月坊。

那个莫名夹在我跟苏羽澈之间，叫做慕容久久的女人，却结实实的给我演了一场天大的好戏。

温婉娴静，冰清玉洁，小算计，狡黠明媚.....许多都可以用在她身上的形容词，也在那一夜，在我心里彻底粉碎。

恐怕到我老死的那一刻，都无法忘记，那个女人舞动着火红色的裙摆，张扬炎烈的身影，媚眼如丝，轻佻妩媚的惹起满堂的热潮。

很美，但是却很刺眼。

如果要是一心单恋她的苏羽澈，看到眼前这一幕，不知道又会是怎样的心思，该是伤心的吧。

好呀，这也算是我第一次看走了眼，他跟苏羽澈，居然被这样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给戏弄戏耍了，但是我心里，却是有点

分不清，究竟是怒她骗了苏羽澈，还是怒她，委身给了那个男人。

一个给不了她一辈子的男人。

许多年之后，我才知道，那份怒意中，其实还参杂着一股酸意，只是当初太年轻，发现的有点晚。

所以我坏心思的准备揭穿质问她。

但是我发梦也没想到，那日的质问是返过来的，我几乎被这个忽然变的伶牙俐齿的女人，说的狼狈而逃。

分明是她水性杨花，到头来，却是我薄情寡义。

听上去有些哭笑不得，但细细品来，我似乎方才读懂了慕容久久这个女子，骨子里的坚韧。

楚王府不可能没有主母，如果非要娶一个回来的话，其实宁愿是她。

但是，世上却已没了后悔药可吃。

自那次之后，我与她冷战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其实也说不上冷战，大抵，在她的心里，自己根本是算不得什么的。

不过，一条消息，却是令我再次兴奋了起来。

百里煜华离京了，不仅如此，他也将马上与川南宫家，履行婚约。

也就是说，即将有一个，无论是样貌还是家世，都远胜慕容久久的女子，将出现在百里煜华的身边。

慕容久久，那个表面谦卑，骨子里傲气的女人，要失宠了！

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，但我脑子里闪过的，却是另一套思想。

如果非要娶一个女人的话，我希望那个女人是慕容久久，既然希望是她，为什么不争取过来，以她的脾性，她断断不会与人共侍一夫的。

打定主意，我便去主动与她和解了。

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却也让我感到了惊异，她的医术竟如此的厉害，不仅这样，她还轻而易举的入了鬼医的眼，成为人人羡慕的玉顶山门人。

我以为她是柔弱倔强有主见的女人，原来发现，她藏的也不浅。

但这依旧无碍我计划。

之后，无论是对她的舍命相救，还是声援力挺，都是让她欠下我人情的手段，我想在百里煜华厌弃她后，将她紧紧的绑在我的身边。

而所有的计划，也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。

大概唯一出乎我预料的，便是百里煜华对她的用情，似乎远没有旁人想象的那样薄凉，但是，这二人的决裂，却是意料之中的。

我有些小庆幸，却也有些彷徨。

然而，待这份彷徨被我发现并且认定的时候，我却已情根深种。

「慕容久久此女，你娶不得。」

陛下严厉的声音，自头顶传来。

我第一次，对那个坐在龙椅上，总是主宰一切的人，产生了不甘与愤怒，与对父王的不一样，那是一种真的愤怒。

但我永远不会表现出来，因为我姓楚。

尽管楚王府对冬月的忠臣度，已经所剩无几，我也要做好我分内的所有事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所谓国家大义。

我会笑的嗤之以鼻。

媳妇都娶不上了，别跟我提国。

与慕容久久的彻底划分界限，实则并非我决绝，而是我代表了楚王府，楚王府代表了冬月皇室，我这辈子摊在这了。

没必要让她也跟我一块摊在这。

再说，她也不会跟我一块摊在这，多纠缠，伤的也只是我自己而已，我苦笑一笑，穿上了那象征楚王的威严朝服。

「楚稀玉，待朕登基，你入朝辅佐我吧。」

这是君怡给我的建议，或者说是命令。

我听完后只是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，冬月的命运，绝不是我能掌控的，但是看着君怡满目的期盼，大概他以为我能为他力挽狂澜吧。

不过我心里还是那句话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

楚王府的先辈们，曾今无数次的为冬月皇室，鞍前马后，扭转乾坤，但楚王府风雨飘摇这么多年，已经累了，我也累。

实在没什么心气，你也自求多福吧。

尽管已经到了那一步，我都不曾想过我自己的下场，大不了，随冬月，一块埋葬了吧，连着楚王府这枷锁般的宿命。

但是，她却千里迢迢而来，救下了我的性命。

我楚稀玉的命，已经给了冬月，这次活下来，我要为我自己而活。

只是苍茫大地，没有了冬月，没有了楚王府，我竟犹如孤魂野鬼一般，不知要何去何从，恍惚间，想起苏羽澈送过我的那串念珠。

想起蓝塔寺的钟声。

想起灵智大师的每次淳淳引导的佛音。

烦恼太多，不如剪去。

我修佛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下一世，能叫我早一点遇到她，认识她，读懂她，陪伴她.....

「叮铃.....」

门前屋檐的风铃，被人撞了一下，凌乱的发出了一串脆响，我停下口中的念诵，侧头看去，就见墨竹小心翼翼的走了进来。

道：「爷，两日后有佛礼，不少良家女子已经提前抵达了寺里，想要求见您.....额，属下知道您定不想见，已经叫人留了后门.....」

我闻言，赶忙坐起了声。

没法，实在是天生一副好皮相，玉僧之人，不尽而走，两年前，甚至还有一名闺中小姐，夜入寺庙，要与我私奔。

我自然断断拒绝，但许多女客却依旧不依不饶。

每次寺中有佛礼，都少不得一些围追堵截。

「爷，快点，晚了就怕被看见了，」墨竹有点急的叫，我恐怕还是这世上，唯一一个带着暗卫念佛的和尚了吧。

我匆忙披上袈裟，带上斗笠，颇有点狼狈滑稽，主仆二人，如做贼一般，从后门悄悄的离寺下山而去。

走在下山的路上。

我看到一名樵夫，拉着一车干草与一个小童，正从一条岔路走来。

墨竹立刻手脚麻利的上前跟那樵夫谈妥了价钱，因为他们都知道，我出门最喜坐这慢悠悠的驴车，这个毛病，我已经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落下的。

一身雪白的袈裟袍服，很快就盘膝坐在了干草上。

墨竹徒步跟着。

车上的小童，立刻被这突然多出来的客人，给惊了一下，但发现我生的人畜无害后，便跟着我嘻嘻笑了起来。

却依旧不敢与我搭讪。

今日阳光晴好，我正了正头顶的斗笠，抬头望去，天高云阔，阳光好似金子一般，晃了人的眼，恍惚间，我好似看到了她的笑。

于是我低下头，开始掰着手指头算了起来。

久久每年都会上蓝塔寺看我，却每次都选在草长莺飞的五月，可如今才八月，还要等来年。

那小童好奇的看着我，终于问：「大师，你在算什么？」

「我.....」

我竟是哑然答不上来，难道要告诉他们，大和尚其实也思春的吗？最后，自己竟是前后笑的打跌，只叹，人世匆匆，各自安然，何必在求烦恼。

番外 2：我欲化魔之君昔篇

「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？」

已经是寒冬腊月的天了，凤仪殿年长的宫女，却在路过莲池的时候，发现小小的角落，竟卷缩着这样一个身影。

原还以为是哪个宫里头，受了主子气的小太监，可待细一看，竟发现那人一身霜雪，却掩不住底下明黄尊贵的料子。

「呀，是太子.....」

有年幼的宫女一时没忍住，掩嘴低呼了一声。

那卷缩在角落的身子，仿佛被惊醒了，抬起了头，冰寒的霜雪下，立刻露出了尚有稚气，却已出落的美轮美奂，甚至倾国倾城都但得的容颜。

这张脸，莫说男人看了，就是他们这些宫里的姑姑见了，也是忍不住赞叹的。

可惜，这张脸没有生在那千娇百媚的美人身上，也没有生在那皇室明珠的身上，偏偏长在了当朝太子的脸上。

试问，一国太子，生的比女子还要美艳，是谁也都是要有恻隐之心的。

古语有云，男生女相，必出妖孽。

故，自太子殿下的容貌才刚一初露端倪，便遭到了陛下的厌弃，纵他百般讨好，乖巧听话，也在没得过一丝一毫的垂帘。

「殿下，您.....您怎么在这？如今正是数九寒天，您身边也没个伺候的人，连件厚实的衣裳都没穿，娘娘知道了，必是要忧心的。」

年长的宫女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了。

对于这位身份特殊的太子，她们不该亲近，却也不敢疏远。

良久，那如画一般的小小玉人，终于动弹了一下嘴皮子，竟是扯出了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：「本宫不冷，就是殿里头太热.....本宫，本宫才出来呆会儿.....」

真的是这样吗？

宫女表示很怀疑，但又不敢说什么，只好道：「那让奴婢送殿下回去吧，娘娘若时间长不见您，该急了。」

「好。」

君昔失神的点了点头，低垂微微颤抖的浓密睫羽，让他看上去，如个做错事的孩子，格外的惹人怜惜，却不敢亲近。

他试着坐起来，但因为腿麻了，连试了两下才堪堪站起。

可才刚一站起，就听不远处的青石道上，有步撵的声音传来，随后耳边传来年长宫女，提醒似的声音，「是陛下新进最得宠的林美人。」

不消一会儿，那步撵走进了，立刻便有引路的宫人，趾高气昂的发问：「前方何人？」

「奴婢凤仪殿翠文，陪着太子殿下赏雪呢。」

毕竟这大晚上的，太子孤身在外待着，说出去总是不好的，这宫女明显在给君昔打掩护，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那步撵前的宫人一愣，若是旁的后妃也就罢了，咱们林美人正得宠，装装懒不行礼也没人敢说什么，偏是这空有身份的太子殿下。

「原来是太子，奴才见过太子……」

那步撵上的林美人，这下也不能拿乔了，只是心中暗恼，大冷的天，自己才刚捂暖了步撵，这就要下去跟一个毛孩子行礼。

她入宫时日不多，却也知道，这是个一定会被废的太子，因为陛下不喜欢他。

一个废太子，今后什么都不是。

林美人心头不屑一笑，但动作却是乖乖走下了步撵，来到君昔的跟前，浅笑轻慢道：「见过太子殿下。」

君昔这才看清，林美人的怀中，还抱着一只雪白的大猫，蓝色的眼睛，正鼓溜溜的看着他，大概正因为这一愣神的功夫。

林美人看清了君昔的样貌。

她之前也一直是之闻其名，不见其人，可待一看清对方在倾城国色的容颜时，她第一想到的不是赞叹，而是嫉妒。

真是一张好脸，却偏偏生在了男人的脸上！

林美人心中不舒服，一把就将怀中的大猫抛了出去。

「喵.....」

大猫受惊，猝不及防，张牙舞爪的就扑向了君昔，生生在他纤弱白皙的手背上，划出了三道狰狞的血痕，而少年，似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「啊，太子殿下.....」

年长的宫女一声惊呼。

林美人正欲洋装告罪，就听身后传来沉沉的脚步声。

「发生什么事了？」



「拜见陛下。」

立时，那些准备关心君昔的宫女，纷纷跪在了地上，君昔一惊，也赶忙行了半礼，对于这个他不时常见面父亲，早已没什么亲情了，但一些礼数不能废。

「陛下.....」

林美人娇声一语，委屈的道：「臣妾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刚才偶遇太子，正欲行礼，可臣妾怀中的猫儿不知怎么的，忽然就扑向了太子殿下，误伤了太子.....臣妾罪该万死。」

分明是那个女人，将猫丢过来的。

君昔霍然盯住了那娇娇怯怯的林美人，但却没说什么。

那林美人却是有恃无恐。

「是这样吗？」

成坤帝懒懒一问。

地上跪着的奴才，包括那年长的宫女，纷纷垂头道：「是。」

他们明明都看到是林美人的错。

君昔重新低下了头，但心中却滴下了血，就算有人说出来又如何，他算什么，他在这皇宫，什么都算不得。

「是。」

望着那张稚气，却美的超乎寻常的容颜，成坤帝厌恶般冷冷一哼，「真是连畜生都看不过的妖孽，爱妃起身吧，此事不怪你。」

「谢陛下，那陛下今晚.....」

「自是歇在爱妃处.....」

他们相偕离去的身影，渐行渐远。

君昔冰冷着身子，不知道是怎么走回的凤仪殿，他一如寻常，没有惊动任何人，他就像是一缕无主的孤魂，四处满无目的的游荡。

最后靠在了凤仪殿花丛后的墙壁上，任凭墙壁内的冷意将他冻僵，同时心里，不禁浮现出一个时辰前，他在母后寝殿看到的一切。

母后暗中早有一个***，安通款曲的事，他不是不知道。

尽管心中感到屈辱愤怒，但皇室的冰冷与傲慢，早已让他学着接受，不接受又能如何呢？

但是今日，他悄悄听到的那段话，却如晴天霹雳一般的打在了他的头上，母妃有孕了，有了那个野男人的孩子。

他们似乎想要留下那个孩子。

而一国之母怎么可以无缘无故的怀孕，大抵父皇现在也不会碰母后了，一切很容易就会被戳穿，所以他们打算离开。

离开这座地狱一样的皇宫。

抛下他，带着她的***跟孩子，离开吗？

那他算什么？君昔不止一次的问自己，于父皇母后，于这个王朝，究竟算什么，一个注定被抛弃的可怜虫.....真真是可怜呢。

「殿下，您一个人怎么在这里？」

又被发现了吗？

君昔漠然抬起头，敛起了他面上的狰狞与厌恶，看到一个粉装宫女，正朝他缓缓靠近，似乎有些怯意，又似乎胆子很足。

君昔埋在阴暗处的眉目，轻轻的一动，嘲讽道：「他们都说我是妖孽，你怕我？」

「不，奴婢不怕.....」

这宫女似乎想笑，但试图了几次，都没笑出来，反倒有种僵硬的难看。

「殿下，这里冷，您还是回宫吧。」

「不，我喜欢这里，我喜欢在这里听那些宫里的鬼魂，说悄悄话，你听到了吗？他们哭的好凄惨啊，」君昔诡异一笑。

宫女吓的面上一抖，「殿下，您不要瞎说啊。」

「我没有瞎说，不信你过来听。」

君昔将面容从阴暗处抬起，这张脸，美的好似不存于人间，只需一眼就能摄了人的魂魄，然后他抬起一只手掌。

他的手，白的好看，好似这世间最昂贵的冰玉打造，精致的让人恨不得收藏起来。

宫女眼底，立刻闪过了阵阵痴迷。

她不过是这凤仪殿内最低三下四的奴婢，虽然眼前的太子，只是一个不得宠的，但若自己能成为他的妾室，想必，应该也是能得到些好处的。

毕竟皇后娘娘还是很疼太子的。

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思，这宫女才主动靠近了君昔，伺机引起他的注意和喜爱，但是她忘了，这世间，越是美丽的东西，就越是有毒。

并且是毒入骨髓。

「你听到了吗？」

手掌间冰凉的触觉，一个激灵让这宫女清醒了过来，她这才想起太子说的话，这里，这里有鬼魂说话的声音吗？

「奴婢，奴婢没听到.....」



「你想做本宫的侍妾？」

望着君昔逐渐笑颜如花的容色，宫女一愣，忽然觉的这张脸，美的泛着妖气，她慌忙摇头，「不，没有.....」

「真不乖，居然撒谎，世间之人，都如你这般口是心非。」

君昔的笑，逐渐转冷，他的嗓音婉转而富有挑逗，却也重重杀机。

下一刻，他毫无预兆的将那宫女头一把拉进，拔下了她头上的头簪，直戳戳的就送进了宫女，纤细的颈项。

「不守妇道.....」

他忽然冷冷的暗啐了一口，但心里却不知是在骂这个宫女，还是那个他难以启齿的人。

宫女狠狠的挣扎了一下，便立刻惊恐的瞪大了眼，任凭咽喉处的鲜血，肆意的喷涌而出，染红了胸前的衣衫。

然后无力的垂倒在地。

明明是一副狰狞无助的画面，君昔却笑吟吟的看着，问：「你听到鬼魂在说悄悄话了吗？呵呵.....其实我也没有听到，我自己，便就是这皇宫里的鬼魂嘛。」

他自嘲的笑着，转过了身。

但这一刻之后，他却再不是那个无辜怯弱的少年了，他美丽的目光中，开始时常泛起一种肆虐的妖气，很美。

.....

大年夜。

自入夜开始，城楼上的烟花就没有停下过，似乎在刻意渲染着眼下的盛世太平。

御花园的空地上，早有朝中新贵的公子小姐们，出来玩耍了，他们或围在一起放爆竹，女眷则三五成群的各自嬉笑。

其中叫的最高兴的，就要数长公主之子，苏羽澈了。

这个人，似乎总那么高兴，他的各种吆喝声，走到哪里都能听到，真是让人生厌。

「太子殿下。」

君昔只是匆匆路过，正要暗自离开，眼前却多了一个人，他站的笔直，分明与他一般大的年纪，却要显得更加镇定。

「楚稀玉。」

若算起来，他应该算是君昔的表弟。

不过二人一年都见不了一次，君昔一点都没有亲近的意思，反倒看到他总是跟在苏羽澈的身边，玩乐的时候，恨不得杀了他。

他不开心，旁人便没有资格这样开心，君昔是这样想的，但是他却没有实力这么做，只能乖乖的点了点头。

然后转身离去。

不过在君昔转身的时候，他在不远处的阁楼上，忽然看到了一个身影，分明是个很模糊的身影，但他却莫名的想多看两眼。

真是奇怪，大冷的天，那个人居然站的那么高。

「煜华，下来。」

一个严厉的声音响起。

君昔忍不住又多看了两眼，是立阳大长公主在对那个人说话。

那个人，原来是立阳大长公主的儿子，据说叫百里煜华，他一直也只是知道，却从未见过，不想今年难见到的人，居然都来了。

君昔莫测的一笑。

就见阁楼上那看上去不高的身影，晃了晃，最终如被训斥的孩子般，乖乖的走下了阁楼，被立阳大长公主，牵着手，越走越远。

这对母子，似乎总是与世隔绝的活着。

「殿下。」

一个贼头贼脑的小太监，出现在了君昔的左右。

这个人应该算是他的第一个手下了，君昔转过身，笑了笑
道：「东西准备好了？」

「已经备好了。」

小太监一脸奸猾的将一只小瓶子送入了君昔的手中。

「记住，这件事不得对任何人说起。」

「奴才遵.....啊.....」

小太监的话还没说完，就化作了一声低呼，但口鼻却已经被
死死的捂住，然后被君昔如拖死狗一般，拖入了暗处。

哗啦一下，扔下了暗角的人工湖。

因为是冬季，水面结满了冰碴子，除了一瞬间激荡起的水
波，没有引起第二个人的注意。

君昔拿着手中的瓶子，快步朝凤仪殿赶去，仿佛走的过急，
一下撞到了前去送膳食的宫女，却堪堪没有撞破她手中托盘内
的热汤。

「呀，殿下.....奴婢.....」

「无事，是本宫走的急了。」



君昔素来淡漠寡淡的道。

宫女似乎并没有看出异色，行了半礼，匆匆而去，却没有看到身后，君昔缓缓抬起的掌心内，那一瓶药粉，已经尽数撒到了热汤里。

然后他独自，如幽魂一般再次来到那处，他经常栖着的墙根，俊美倾城的容颜，仿佛一尊雕塑，他静静的等着。

冬日的寒风，不住的贯穿着他少年纤细的衣袍。

远处，还能看到城楼上绽放的烟花，与百姓的欢呼，还有帝王的歌功颂德，朝臣们的恭维.....悠扬热烈的丝竹。

大年夜的宴席要开始了。

他们所有人，都是那样的开怀享乐。

唯有他，却在这冰天雪地中，在拼尽全力试图保住，他唯一还能保住的东西。

「啊.....」

凤仪殿内凄厉的惨叫很快响了起来。

「娘娘.....」

「娘娘你怎么了？」

「出去，都给本宫出去……」母后的嗓音，是从未有过的尖锐与痛苦。

原本君昔该是心疼的，但他的心里却麻木的寻不到片刻的心疼，只有畅快，哈哈，母后肚子里，跟那个野男人的孩子终于流掉了。

这样，她就没有理由跟那个男人走了。

她是他的母后，他最亲近的人，怎么可以为了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，而抛下他呢，他其实也是很委屈，很难的呀。

为什么就没有人问一问他呢。

君昔靠在冰冷的墙角，笑着笑着，却是哭了出去，哭的无助而悲伤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却又倔强的不肯低头悔过。

不过他的哭泣是无声的。

他缓缓的站起身，透过一扇窗户，清楚的看到凤仪殿内，母后鲜血淋漓，声嘶力竭的样子。

她会死吗？

君昔忽然有些慌不择路的逃跑了。

……

这个大年夜，父皇在拥着他的爱妾，与君臣同乐，母后在凤仪殿内痛苦的挣扎，他却如恶鬼一般，跌跌撞撞，没有方向的

逃跑了。

却不知道究竟要逃往何方。

最后他在一处没有人的假山后停了下来，但是鼻息间却传来了一阵血腥味，他扭头看去，就见前方的雪地上。

几个太监打扮的人，被杀死在地，惨烈的鲜血，蜿蜒弥漫。

而杀死他们的人，居然是一个少年，这个少年他见过，正是立阳大长公主的儿子，百里煜华，这样生活在密罐里的人，也会杀人吗？

君昔笑的讽刺。

片刻，百里煜华缓缓的转过脸来。

二人皆是微微一愣，大概都是惊讶于对方的容貌吧。

老实说，君昔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一张，比之自己都毫不逊色的容颜，那样的稚气苍白，却叙着流淌的暗潮。

纵然有些不同，但从骨子里，二人却是有种照镜子般的想通。

「还以为，天下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妖孽，原来还有一个你，」君昔嗤笑着，却是对这个同样好看的少年，起了警惕之心。

正因为一些东西相同，所以更容易相斥。



「你很强，我们合作吧。」

君昔口是心非的建议道。

却不想那少年竟是傲慢的扬了扬头，音色漠然：「你也配？」

君昔瞬间大怒。

不过他的怒意还没撒出来，就见那叫百里煜华的少年，忽然哇的一口吐出了鲜血，身子仿佛被冰雪糊了一层，让他忽然痛苦的菱顿了起来。

他有病，应该是一种内力上的内伤，很严重，若不拿续命的宝物吊着，怕是活不了多久。

刚才还觉的一样的人，现在却忽然露出这样强大的差异，君昔的心情一下好了起来，学着他的样子，傲慢的仰起头，道：「刚才还觉的你很强，现在原来也不怎么样。」

那人就算痛苦的菱顿着身子，面色苍白若雪，但嘴上却没有丝毫退让的冷声道：「本郡王再不好过，但只要想到你这一国太子，比本郡王还难过，本郡王便也好过几分。」

「你.....」

君昔面上叙着怒意，拂袖而去。

才懒得理会他会不会冻死在雪地里。

.....

直到大年夜将尽的时候，如孤魂般游荡的君昔，终于被一名黑袍男子抓住，带入了凤仪殿，目及处，便是母后苍白心痛的面容。

「是你下的药？」

那个男人冷冷的问。

君昔在短暂的心虚后，转瞬便嘲讽的道：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这样与本宫说话？药是我下的又如何，我不要你带我母后离开，母后是我的。」

仿如心中的委屈已经控制不住，弱冠少年，终于发出了一声沙哑的嘶吼。

凭什么你们一个个都要离开他，他连阻止的行动都不可以有吗？

母亲缓缓闭上了她眸中的心痛，却有两行清泪落下，「昔儿，我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，就算母后离开皇宫，也是会照拂你的.....」

「你就不要编着瞎话哄我了。」

君昔却笑的惨然，「我知道，你们都讨厌我，像你讨厌父皇一样的讨厌我，大概在你心里，我便是一个不该出现的孩子，他们都唤我妖孽，连你也觉的我不该存在对吗？」

「昔儿，不是这样的。」

母后忽然慌乱的想要辩解。

对于这个对他隐藏一切的母亲，君昔早已无话可说，他眸中鬼魅之色一闪，忽然毫无预兆的一头撞向了凤仪殿的柱子。

「不，昔儿.....」

这一撞并不致命，却是令君昔好一会儿的昏迷。

直到他醒转的时候，他隐隐听到帐外母后跟那个男人的争论：「.....无论如何，我都要看着昔儿平安无事后才能离开，今日之事，就此罢了。」

躺在罗帐内的君昔，却是诡异笑了。

他留住了他的母亲，可是，为什么他的心，却是空的，空的什么都感觉不到。

.....

「京中有乱党妖言惑众.....企图动摇我国本.....若不予以遏制.....怕是后患无穷.....」大臣气愤的声音，隐隐传来。

「但若贸然镇压，难免人心惶惶.....」

「.....」

争论不休，待所有大臣退去。



龙案前的成坤帝，冷冷一喝：「谁？」

「是儿臣。」

貌似被发现一般，君昔慌忙自门后显身，手中还端着用来消暑的酸梅汤，估计是用来讨好他的，真真是扶不上墙的东西。

专做这女儿态。

若他是个女儿就好了，这般姿容.....

成坤帝打断了自己的遐思，问：「何事？」

君昔垂着头缓缓将酸梅汤奉了上来，恭敬的道：「儿臣听闻父皇为国家大事忧心，心中端端难安，望能为父皇分忧。」

「哦，你有何良策。」

若是平日，成坤帝定不理睬君昔，但今日却难得分出了几分兴趣。

君昔见计策得逞，淡淡道：「.....儿臣可令那些妖言惑众之人，无声无息的消失，绝不会造成任何恐慌。」

盛世太平，依旧还是那个盛世太平。

这便是成坤帝的所求。

「好，三日之内。」

成坤帝起了玩味之心，他想看看这个儿子，究竟有什么样的手段，他特意选了一个紧迫的时间段，看他如何做。

君昔面上有些为难，但心中却是冷笑。

三日的時間，君昔連番下了幾個策略，京中謠言亂黨之人，立刻便無聲無息的消失，就算那些消失又出現的人。

要么被割了舌头，要么被毒哑，再也说不出来。

虽然没有预期中的完美，但君昔却做到了，成坤帝也如预期般，给予他奖赏。

由此，君昔开始正式踏足朝堂，短短一年的时间，他四处笼络人马，无论是江湖还是在朝，都有了追随他的亲信。

同时，成坤帝开始将那些越来越危险，也见不得光的事情，交给他处理。

君昔做的游刃有余，但他知道，这还不够。

父皇不需要一个德才兼备的皇太子，他需要一个随时都有充分理由，并且轻而易举废掉的太子，所以君昔开始自爆其断。

他嗜杀，他暴虐，他冷血无情，他失尽人心.....他发明了很多专门折磨人的酷刑，就为了积攒自己残暴的名声，和肆意放纵的杀戮。

但凡一个德才兼备的皇太子，需要具备的德行，他一样都不要。

他是成坤帝手中一把又快又厉的刀，直到他用的不待用的时候，将他轻易丢弃。

但成坤帝却不会想到，待他丢弃的时候，这把刀，已经有了自主选择命运的实力。

「啊.....」

凄厉的惨叫，在刑房内响彻，一条条细软的鞭子，专挑人身上最细软的皮肉，明明没有多少伤痕，却能让人疼的死去活来。

「啊.....」

「殿下，昏了。」

「泼醒。」

君昔懒懒的坐在一张冷硬的椅子上，把玩着手中一枚红宝石戒指，他特别喜欢红色，那种滴血的红，窜着流光，真美。

「啊.....」

女子低弱的惨叫再次响起。

不过这次却并没有施展刑法，而是命人用鞭子将她的头钓了起来，强行与椅子上的君昔，产生了对视。

才看清，这女子竟还是个有身孕的，小腹高高的隆起，但因为之前施刑的时候，被小心的避开，所以胎儿应该没事。

「林美人。」

君昔呵呵的笑着，唤出了她过去的一个称谓。

那林美人立刻吓的抖颤了起来，她觉的君昔就是个魔鬼，他杀人不眨眼.....她害怕的想要尖叫，却不敢，只能惊恐的瞪大了眼。

「还不招吗？」

「招，招认什么？我是冤枉的，太子殿下，我是冤枉的.....唔.....」

她的嘴很快被堵了起来。

「聒噪。」

君昔冷冷的敛下了眉眼，「自然是招认，你是如何与侍卫暗通款曲，并且怀了这容不得的野种，又是如何避过敬事房的人，企图冒充皇嗣.....」

「呜呜.....」

林美人痛苦的摇着头，她没有，她没有，都是陷害。

「让她说。」

君昔好似来了什么兴趣，淡淡道。

林美人口中的污物立刻被取了下来，但她还没张嘴辩驳，却是狠狠的被搥了一耳光，力道重的，直打下了她口中的牙齿。

她暂时竟是说不出话了。

「林美人说自己是冤枉的，本宫到是有个法子证明你的清白，」就听君昔幽幽的道。

仿佛已经到了穷途末路，林美人不想死，她竟是抓住了君昔抛来的救命稻草，满面惊喜，艰难的道：「求.....求太子明鉴.....」

太子何时变的如此慈悲了？

周围施刑的人，不禁微微疑惑。

却见太子君昔，坐在椅子上，笑的宛若这世间最雍容魔魅的牡丹，他慢条斯理的抬起一根手指，慢慢道：「抛开她的肚子，让本宫看看，里面的那个小东西，像不像父皇，若像，就恕你无罪。」

「啊.....不.....」

林美人惊呆了，待发现君昔不是跟她开玩笑后，她惊恐的挣扎了起来，但是挣扎无果，只能尖利的嗓子惨呼了起来。

「殿下，要不要堵了她的嘴。」

「不，本宫喜欢这种凄厉的惨叫，多听一听，夜里才能安睡。」

君昔喃喃道，只有这无尽的惨呼与一双双怨毒的目光，才能在午夜梦回，一次次的提醒他，他身在人间炼狱，不可有分毫的懈怠。

「君昔，你这个恶魔，你不得好死.....你这个魔鬼.....我诅咒你，诅咒你断子绝孙，君昔你这个恶魔.....」

一声声尖锐的惨叫。

君昔坐在那冷硬的太师椅上，却是笑的前仰后合，恶魔，这个称谓他喜欢。

大概，那个时候，他就已经入魔了吧。

「哈哈.....」

.....

「啪.....」

愤怒的帝王，一掌拍碎了桌案上的杯子，怒斥道：「林嫔的月事根本没有问题，她怀的的确是朕的子嗣，你竟不听朕的命令，对她滥用私刑，手段残忍，你.....你这个逆子.....」

成坤帝几乎要气炸了。

这其中的猫腻，他只需命人稍微彻查就知道，是有人捣鬼，故意陷害，而这个人，如今已是昭然若揭。

君昔单膝跪地，闻言，精美绝伦的容颜，不动分毫声色的道：「儿臣在听闻林嫔的事情后，一时气不过才想替父皇分忧，不想，却是中了奸人的圈套。」

「来人，将这个逆子给朕.....」

不由分说，成坤帝的眼底已闪过了浓烈的杀机。

「禀报陛下，百里加急的文书，平城暴乱了，乱民杀死的当地守将，还收编了当地驻军.....」有人匆匆来报。

打破了御书房内，父子二人紧张的气氛。

「儿臣自知罪该万死，就算是死，也情愿是为国捐躯，」君昔忽然斩钉截铁的道。

成坤帝冷冷的望着他，目光先是冷然，随即是有些怀疑，但很快又化作了平静，良久，方道：「好，朕令你即刻启程，剿灭叛匪，戴罪立功。」

「儿臣领命。」

低下头，君昔的唇角，却是笑的冰冷而诡异。

而这一笑，也从成坤帝地眼底一闪而没，是他看错了，跟前已经成年的君昔，竟让他有种看不透的感觉。

平城的事跟他有关吗？

成坤帝很快嘲笑自己的杞人忧天，他时刻都命人监视着君昔，他的触角不可能伸到边城，更不可能搅动起平城之乱。

「传令暗棋，这次平城之事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朕都要太子的人头。」

他们果然还是没有白做一场父子，至少成坤帝的意思，君昔早已在抵达平城的时候，就已经洞悉了，只可惜。

他在不是那个东宫怯弱，只知道躲藏的少年了。

这场朝局，已覆水难收。

君昔冰冷的笑着，站在平城荒凉的高坡上，看着周围肆意的杀戮，他用他手上潜藏多年的力量，生生覆灭了暗棋的一只中坚力量。

此时此刻，鲜血为他点染了天幕，尸体为他铺就的道路。

君昔一步步，摇摇凝望着另外一个山坡上的身影，冬月暗棋的棋主，之前还拿捏不准他的身份，不过今日却是明了了。

「只可惜，今日怕是留不住你了。」

君昔有些遗憾。

不知道若是他将冬月培育多年的暗棋给灭在这里，老头子不会气死，那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登基了，哈哈。

他张狂的咧开了嘴。

衣袍猎猎，墨发飞舞，他美的如妖似魔，却始终透着一股漠然的决绝，仿佛除了复仇，这世间任何事，已经提不起他半分的兴致。

皇位也不能。

「殿下，暗棋逃了。」

「逃便逃了吧.....」

「什么人！」

不远出的山坡后，忽然传来人声，不过却并非刺客的声音，但浓重弥漫的血腥味，却预示着，那里正发生了极其惨烈的杀戮。

除了自己，还有人会在这里杀人？君昔微微勾起了唇角，定睛望去，就见遍地铺满了土匪的尸体，看来杀戮已经结束。

但是尸骸堆积成山的地方，一个纤弱小小的身影，正背对着他，似乎在哭泣，看上去瘦弱的脊梁，一抽一抽的。

少女，可不适合出现在这样的人间炼狱。

君昔准备抽出自己的剑，结束了这条脆弱的性命，但是他不会知道，此时此刻的相遇，会是他来日的救赎。

少女终于察觉了，正在靠近她的脚步。

她纤细的双肩，微微一顿，侧了侧自己精致的脸孔。

君昔这才发现，原来她并不是在哭泣，至少她的身边，没有任何悲伤的气氛，反而非常的愉悦，一个坐在尸体堆积成小山上的少女。

愉悦的.....

随着少女转过身的动作，君昔终于看清，她手中正握着一颗染着血滴的馒头，她一口一口，吃的极为优雅。

像是一边吃，一边在瞭望，一边的思考。

但君昔的出现，却明显打断了她的下一步的思考，于是她有些生气的看向了君昔，不过这一眼，二人却是同时如遭雷击的僵立在原地。

少女显得傻呆呆的，嘴里还含着没咽下去的馒头屑。

不过真正引起君昔注意的，并不是少女的本身，而是她那双如红宝石般，红的几欲滴血的眼眸。

深幽的瞳孔。

仿佛是不存在人世间的任何感情，她像是个精致的木偶，弥漫着尸山血海的味道。

二人，就这样摇摇的产生了对视。

君昔一直以为自己这样的人，已经是恶魔妖孽了，今日，他似乎才发现，原来这个世界上，是真的有妖的，眼前这个不明来历的少女，无疑就是个杀戮的妖魔。

二人默契的都没有动弹。

君昔是因为忌惮。

而少女，却是被眼前的美景给惊呆了，她生的这么大，还从未见过长的这么好看的男人，他墨发如玉，锦衣飞扬的立身在狂烈的残阳下。

正如他眸中肆虐的杀戮。

在配以他倾城魔魅的容颜，她发现一眼就爱上了这个好看的男人。

于是她开怀的笑了起来，那赤红如血的瞳孔，也随着她的笑，产生了丝丝快乐的情绪，她笑起来的样子，是那样的天真烂漫。

像是个寻到玩具的孩童。

但印着身后的尸骸与鲜血，让她犹如妖魔般，令人生畏。

「你真好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少女浅浅的笑着，利落的跳下了尸体堆积起来的小山，试图想要靠近君昔。

「殿下小心。」

这个少女实在是太诡异可怕了，护在君昔身旁的护卫，一声警告似的低呼，就冲了上来，拔剑欲偷袭杀了她。

但是少女看都没看，仅仅一个拂袖，那身经百战的护卫，就被打的翻倒在地，吐血身亡。

好可怕的内力！

妖，眼前这个一定是妖。

所有人莫名的产生了惊恐的情绪。

君昔皱了皱眉，望着已经死去的护卫，冷冷质问道：「你杀了我的人？」

「他是你的人吗？」

少女一愣，好像终于意识到，自己居然一见面，就在自己意中人的面前，做错了事，杀了他的人，真是该死。

她精致的面容，眨动着一双红如血海的瞳孔，心虚的，讪讪的，想要用她不怎么宽阔的衣袖，遮挡住自己的错误。

「那个，我不是故意的。」

「滚。」

君昔转身而去，这个女人，他不想惹。

「你等一下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？我叫百里天机，我喜欢你，你长的这么好看，不如嫁给我吧，额，不是，是你娶我吧。」

百里天机不怎么高挑的身姿，一跳一跳的追逐着君昔的身影，试图先说服他。

师父说，时间男人，都是喜欢漂亮女人的，自然虽然还没有完全张开，但以后也一定是个大美人，就算美不过他，但也一定是极美的。

嗯，如果再有比自己美的女人，杀了便是，反正自己为了这个男人，一定是要做最美的女人。

「我说滚。」

君昔拔剑指向了身后聒噪的少女。

百里天机轻松的躲过，能杀死她的人，还没有出生。

「嘿嘿，那可由不得你，本姑娘一眼就喜欢你了，既然你不娶我，那我就把你带走吧，反正只要我们有了孩子，你是一定要负责的。」

她见过很多男人，因对方怀了自己孩子而迎娶过门的，她相信这个男人应该也不例外。

「你说什么？」

君昔薄怒一语。

回首，不由分说，他的双臂居然就被这神秘少女死死牵制住。

「殿下。」

护卫纷纷抽出了佩剑。

但这少女却是有恃无恐，直接提起君昔便离开了，君昔从未想过，自己竟也有如此憋缺的时候，可任凭大怒，少女却是已经将他脱离了人群。

来到了一处栖身的山洞。

她似乎最近一直都住在这里，里面还铺就了干净的被褥。

君昔一直被她关在此地三日，他很快发现，这个叫做百里天机的神秘少女，似乎真的没有伤他的意思，并且一直的苦心规劝。

想要嫁给他。

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待你极好的，我百里天机不是那种薄情的女人，你只要娶了我，我保证这世上绝不会有欺负你的人，我会好好的保护你。」

她信誓旦旦的告诉他。

君昔甚至一度觉的，这个少女的脑子有毛病。

她的内力超乎想象的强横，在她的面前，自己几乎没有自保的能力，但她又傻的可怜，自己随便编造一个谎话，她都会奋不顾身的去做。

就算自己想吃虎豹的肉。

她也会半夜，淌着血，帮她猎来，然后傻笑着，小心翼翼的切出最鲜嫩的给他，以表示今后要照顾他的决心。

但君昔却恨不得她死在外面。

「你到底跟不跟我说话，我现在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夜半的时候，她时常趴在一块巨大的青石上，映着头顶银色的月华，清愁般的叹息，像个邻家怀春却不得的少女。

当然，也像一只狡黠的红眼狐妖，在想着如何笼络他。

「你想吃糕点。」

这一日，她满面欣喜的将君昔交给她的食物从平城买来，双手奉到了他的跟前，羞涩的像个小媳妇，只因早上，君昔终于肯跟她说一句话了。

尽管说的硬邦邦，却也足以让她高兴上一整天。

君昔慢条斯理伸出修长的五指，挑出其中一块，优雅的送入了自己的嘴里，果然入口即化，是那家店的，自己的人，应该也可以寻着踪迹寻来了。

才刚吃完一块，君昔就瞟到百里天机端端不安的眼神。

这三日的相处，他太清楚了，百里天机虽然强横的可怕，却也单纯的厉害，只需一眼就能看出她今日有事隐瞒。

「你在糕点里下了东西？」

君昔的脸，瞬间黑沉了下来。

「不不不.....」

百里天机如受了惊吓的兔子，赶忙摇手辩白道：「我怎么可能往你吃的糕点里下药，我明明把药下在了火堆里.....」

她没说完，就惊慌的捂住了自己的嘴巴，一双睫毛修长的大眼睛，瞪的溜圆。

「你下了什么？」

君昔阴沉的眸中，恨不得飞出一片刀子。

百里天机心虚又是大胆的道：「我们已经相处几日了，你当知道我不是恶人的，我们.....我们生个孩子吧。」

她忽然双眼放光的道。

但是君昔此时已经被气的浑身抖颤，加之身上药物的发作，他几乎说不出下一句话，弥漫的情火，已烧上了他的四肢。

他原以为百里天机不会懂这些的，但那大错特错。

百里天机只是单纯的很多，却绝不是傻子。

当那温柔生涩又透着胆怯的吻，袭上他的感官时，君昔竟失败的没有任何抵挡的力量。

他有过女人，女人于他而言，不过是闲来发泄的东西。

却从未想过，自己竟也有一日，经历这样的欢爱。

整个过程，君昔的脑子都是朦胧的，但少女豆蔻初绽的身体，散发着一股惹人犯罪的芬芳，美的几乎令人沉醉。

她欢喜的在他的耳边，说着各种悄悄话，但君昔却一个字也没有听到，甚至是有些沉迷在了这个旖旎的梦里。

忘记了冬月，忘记了父皇，忘记了记忆中那一次次躲不开的寒冬。

但药效总有褪去的时候。

君昔不否认，他经历了极为畅快的一夜，但当一睁开眼，看到少女欣喜如小媳妇般的表情时，他还是沉下了脸。

他怎么可以忘记！

「你醒了，我好不好？」

她天真烂漫的瞪大了眼，似乎生怕会被自己喜欢的男人厌弃，可是在她遇到的很多事了，表示，男人应该是很喜欢女人这样的。

虽然有些痛，但依旧掩不住自己对这个男人义无反顾的喜爱。

师父说过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，或许他现在是不喜自己的，但将来，一定会被自己感动的。

君昔不知道百里天机究竟有多少用不完的精力，白日为他打猎，夜里还能下河摸鱼，清晨还能守在自己的床前，笑的那么傻里傻气。

「我要吃你前日给我摘的果子。」

「在西山，有点远，我这就去.....」她满面讨好的笑着，大概是惊喜冲昏了头脑，匆忙转身就走，甚至忘了禁锢君昔的自由。

君昔下床，穿上衣衫，很快就在山洞的附近，联络到了自己的人。

百里天机脑子简单，他杀不了她，但不想让她找到却是轻而易举。

「将那个山洞，一把火烧了。」

他面目阴郁的道。

只当，就是一场梦吧。

但是君昔不会知道，百里天机这四个字，将会是他身处人间炼狱，唯一的救赎。

.....

世人诽他是妖孽。

而她，却是妖孽中的妖孽。

很久之后，当烟云散尽，荣辱不在，山河破苏，遍地狼烟.....
天下，因他这妖孽而祸乱的时候，他愿意随另一个妖孽。

共度一生。

番外 3：初七历险记

川南与冬月交汇之地。

夜城。

城主府，汀兰苑。

此刻正弥漫着一股肃然而冰冷的气氛，明处暗处，四外的把守，几乎要将这小小的院子，看守的密不透风。

一只可爱的小苍蝇，似乎想要挑战权威，试图嗡嗡的拍打着翅膀飞进去，可还没等飞过墙，一只暗标，嗖的一声，就将那只可怜的小苍蝇钉在了墙上，留下了一抹格外分明的污血，昭示这此地的凶险。

这是在看守重要罪犯吗？

不，这是在看守他们的少城主！

时间，回到五日前。



「初七，为父昨日教你的四书都背通了吗？」

「没呢.....」

「初七，为父前日教你的那套剑法，现在演练一遍给为父看看。」

「练不动.....」声音已经快哭了。

炎炎夏日，烦人的蝉鸣，不住的从四周的大树上传来，让人听了格外的心烦意乱，可就这种险恶的天气里。

年方八岁的初七小朋友，却依旧没有脱离某人的魔抓，此刻正被逼在烈日下.....蹲马步。

反观对面的某人。

埋首在阴凉的树荫下，半躺在舒适的小榻上，倾长的身姿，慵懒的姿态，和微微翘起的云靴，无不在宣告着，他是这里的大爷。

小榻周围的茶几上，还摆放着许多应季的瓜果，地上则放着一大盆冰块，不时的散发着令人舒爽的凉气。

可惜，距离太远，天气又闷的没有一丝的风尘，那凉气是无论如何也不会飘到他这来的。

可怜的初七小朋友，只能巴巴的瞪着眼，仿佛要唤醒某人为人父的良知，但是显然他错了，他爹就不是个亲生的。

「爹爹，今天怎么没见娘亲啊？」

咽了口吐沫星子，初七小朋友终于可怜兮兮的说出了一句话，这世上，还是娘亲最疼他，要娘亲看到这个臭家伙，这么对待他，肯定给不了他好果子吃。

其实初七小朋友与百里煜华父子二人的积怨，细说起来，早有数年之久。

不为别的，就怪这小子太黏床，都这么大了，夜夜还缠着慕容久久睡，不仅如此，还经常撒泼耍赖，这让百里煜华如何能忍！

无相家的人，说这小子是皇星降世，可百里煜华从牙口到肛门，仔仔细细的观察了好几遍，实在没看出他皇者的潜质。

而且还经常偷奸耍滑，各种小心思一箩筐。

他梦寐以求，希望拥有一个文韬武略，俊美帅气的儿子的伟大目标，现在基本已经彻底跟他狂奔而去，在不回头。

但是身为只手遮天的夜城城主，他是绝对不会甘心的。

先天不行，那就后天硬练。

闻言，百里煜华懒懒的挑了挑眉，道：「你娘亲回玉顶山省亲了，估计十天半个月不会回来。」

所以你还是绝的那不该有的念头吧。

初七小朋友立刻哭丧起了脸，张嘴干嚎，「爹爹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实在不是这块料子，我饿，我想吃饭.....」

百里煜华早就对这厮的可怜攻击免疫的，得意洋洋的一笑：「不背通我昨日教你的四书，不准吃饭，没有你娘亲，我便是夜城的老大，等你什么时候成了老大，再来跟我谈判吧。」

「你.....」

初七小朋友被气的火冒三丈，却也只能无可奈何的反复磨牙。

.....

「反了他吧。」

入夜，拖着疲惫的小身体，才刚回到房间，一个埋伏已久的人影，忽然一下蹦了出来，并且双眼发亮的建议道。

「反了他吧，把你爹弄死，你以后就是老大，你娘也是你的？」

来人不是旁人，正是初七小朋友那可爱可亲的舅舅，慕容七七，娘亲常说自己的样貌随了爹爹，但性子却是随了舅舅。

所以他从小就跟舅舅亲。

但是爹爹那个大坏蛋，却不让舅舅亲近自己，理由是怕教坏。

他儿子明明已经从心里坏了嘛，居然还怕教坏，慕容七七腹诽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再接再厉的建议了起来。

果不其然，受了一天惨虐的初七小朋友，一个激灵站了起来，问：「舅舅，你不是跟娘亲回玉顶山省亲了吗？」

「舅舅这不是放心不下你嘛，时刻挂念着你，如何能离开。」

慕容七七昧着良心摇头苦叹，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，但心里，他是打死也不会说，慕容久久前脚刚一走，他就被百里煜华打包扔出夜城的糗事。

「舅舅是千辛万苦，九死回生，才回来搭救你，怎么样，乘此机会，反了那个臭男人，以后你就是夜城的老大。」

初七小朋友的心思，原本还停留在好孩子的阶段，此刻在身心都受到摧残的情况下，非常轻易的就被慕容七七说的脑洞大开。

皱眉道：「可是我打不过他呀？他那么多人马，我什么都没有.....」

是啊，年幼小小的初七小朋友，在经历了七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后，终于觉悟到了自己的弱小，怪不得他一直被那个臭男人压着打了。

原来症结在这里？

「我要逃出去揭竿而起，召集人马吗？」



初七小朋友想起了娘亲经常跟他讲起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什么的，所有英雄只要振臂一挥，天下就尽握他手。

到时候大军兵临城下，让那个臭男人也尝尝自己的厉害，哇咔咔，想想就好威风。

以上纯属初七小朋友的个人YY。

「揭竿而起，召集人马？」

慕容七七煞有其事的思考了一下，但觉的不通，摇头道：

「你就是想召集人马，也得有人投你啊，据舅舅所知，你爹那个臭男人，不仅是夜城的老大，他还是明璃国的摄政王，并且暗中已经掌控了冬月，川南四大家族，不是跟他沾亲带故，就是俯首称臣.....」

初七小朋友傻眼了，「那我们岂不是没希望了？」

「不不不.....」

慕容七七一副狗头军师的样子，设身处地的替他谋划道：

「天下还有两个地方，你爹那个臭男人还控制不了。」

「哪里？」初七小朋友双眼一亮。

「西岳，还有戚族，一个乃天下富庶之地，因为某些某些原因，你爹跟你娘这辈子都会去攻打西岳，所以你可以去那里召集人马，至于戚族，民风彪悍，据说现在发展的也很不错，因为某些某些原因，你爹跟你娘这辈子也不会去攻打，所以你也可以到哪里去揭竿起义。」

虽然初七小朋友觉的舅舅说起话来，语无伦次，稀里糊涂，但是感觉还是很厉害，当即深以为然的点头，「舅舅，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？」

「杀死你爹！」

慕容七七凶狠的做了一个斩的动作。

初七小朋友瞪大了一双圆溜溜的眼，「那刚才舅舅你说的那一堆话，又是西岳又是戚族，还有什么意义吗？」

「没有意义啊。」

慕容七七理所当然的摇头。

「.....」

好吧。

为了接下来的谋反大业，初七小朋友毅然决然的掏出了自己的所有私房钱，开始暗中贿赂各个关卡，并且的短时间内，居然收获了一群对他忠心耿耿的手下。

当然，这一切的功劳，还离不来慕容七七的鞍前马后。

于是，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，叶城城主府内，静的落针可闻。

以慕容七七为首，悄无声息的潦倒了所有书房的守卫，然后并且迅速的与暗中的初七小朋友回合，拿出了手中一包准备已

久的药粉，道。

「一剂穿肠散，神仙也难救，主公，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啊，」自从二人定制了谋反大计后，慕容七七就狗腿子似的，唤初七小朋友为主公。

三国演义害人呀

闻言，初七小朋友略显几分犹豫，义正言辞的道：「军师稍安勿躁，姑且念他是我亲爹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，若真的用穿肠散杀了他，岂不是陷我于不孝，他日就算我登临天下，又教天下人如何议论于我，实乃影响我们的千秋大业，还是换成迷药吧。」

慕容七七点头，觉的也对，迅速的又从怀中掏出了另一包药粉道：「市井最下流之蒙汗药，四文钱一包，一包下去，保证他站都站不起来。」

「好，各路人马注意隐蔽。」

初七小朋友，肉包子一样白皙的小脸，此刻难得出现了一副凝重之态。

一名奉茶的奴婢，颤颤巍巍的走过来，道：「少主人，有什么吩咐吗？」

「噢，秀姨，怎么是你？」

初七小朋友一瞪眼，认出了来人。

阿秀面上一慌，知道今晚城中有大事发生，不敢乱来，只好道：「是主母让奴婢回来照应少主人的，怕您吃亏。」

「世上还是娘亲好呀。」

初七小朋友由衷的一叹，然后又迅速做出一副凶恶的样子，威胁道：「香姨，虽说我是你一手带大，但也知大义灭亲，今晚之事，若你敢走路风声，小心……这辈子我都让你嫁不出去。」

「奴婢，奴婢去年已经嫁人了啊。」

「这样啊。」

初七摸了摸鼻子，实在想不出更恶毒的法子了，只好匆匆交代道：「本主公信你，好了，把这杯掺了毒药的热茶，给爹爹送进去。」

「奴婢遵命。」

阿秀当即端起托盘上的茶杯，走近了书房。

果然，不久之后书房内传来了一声清脆的，茶杯落地声。

「哈哈，定是那老家伙中了迷药，端不住茶杯了，小子们，冲了，抓住了夜城城主，以后这天下就是我们的了。」

初七小朋友激动的面色微红，如山大王一般，吆喝了一声，登时带着人如黄蜂一般，争先恐后的就涌入了书房。

门板被撞开。

初七小朋友大刺刺的抬腿踩在了百里煜华昏迷所躺的凳子上，刷的一下拔出了腰间的一柄小剑，就横在了他亲爹的脖子上。

「哈哈，老东西，看你如何还敢压榨小爷，以后小爷便是这夜城的老大，你算老二……」

初七小朋友真是没想到，谋反居然这么简单，早知道这么简单，他早就反了嘛，何苦天天受这老男人的欺压。

想着今后自由自在，偶尔欺负老家伙的美妙日子，初七小朋友兴奋的几乎要欢呼了。

但是。

一切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转变。

原本椅子山昏迷着的百里煜华，幽幽的，懒懒的，睁开了一双沉沉的眼眸，望着初七小朋友那高兴的小模样。

又是叹息，又是好笑，还有一丝被他刻意藏起来的宠溺。

但嘴上永远都是带着嘲讽：「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，原来这么快就沉不住气了，白瞎了为父放松了所有警惕，遣散了所有护卫，你居然只能做到这个程度，哎。」

说完，他颇为悲伤春秋的叹了口气，得知儿子在收买他身边护卫的时候，还期望他能轰轰烈烈的做出点什么成绩。

真是.....

于是初七小朋友傻眼了，执着手中的剑，恨恨的道：「你信不信我.....」

百里煜华又忍不住叹了口气，「这把剑是去年你生辰为父送给你的，难道没有人告诉你，这把剑还没开封呢吗？」

说完，他竟徒手捏住了那雪亮的剑锋，竟是真的没有开封。

初七小朋友伤心的哭了。

真是机关算尽，到头来，竟输在一把没有开封的剑上。

「呼啦.....」

一屋子被初七小朋友鼓动谋反的护卫，纷纷跪地：「属下谨遵城主之令，全心全意追随少城主，不曾有丝毫破绽.....」

原来这些人也.....

初七小朋友一张伤心的小脸，登时由白转青又由青转红.....他的，他的千秋大业，就这么土崩瓦解，崩瓦解，瓦解，解啦！

他宛若泥塑般呆立原地。

于是就听那个罪恶的声音，大掌一挥，命令道：「将少城主带下去，严密监察，另外，还要在写一份五千字的谋反失败报告，要反省自己究竟错在哪里，写完我要检查，不准有错别

字，多一个错别字，就多关你一天，嗯，目前先这样，等本城主想到别的在吩咐，下去吧……」

待初七小朋友被拖走后，书房内，不可抑制的爆发了一片哄笑。

于是，初七小朋友人生的第一次谋反，就这样血淋淋的结束了。

由此，才会出现文章开头的情况。

因为谋反，他被严密的监察了起来，还要写一篇劳什么子的谋反失败报告……这世上最悲催的结局，莫过于此。

初七小朋友伤心的落下泪来，娘亲，你快点回来吧。

转眼，距离谋反那日，已经整整过了五日的时间，这一日，汀兰苑外，出现了一个探监的。

苏羽澈左躲右闪，好不容易才挪到了初七小朋友的所关押的地方，隔着紧锁的门板，轻扣了扣，道：「初七，初七，叔儿看你来了。」

「叔儿，你来啦。」

门板后的声音隐隐带着哭腔。

听的苏羽澈这心头呀，「可怜见的，你娘亲不在，你爹就这么对你，不怕，有叔儿在呢！」

「叔儿，你能给我做主啊？」

门板后的声音，隐隐又带着期待。

苏羽澈绕了绕头，心虚的道：「嗯，叔儿也打不过你爹呀，可怜见的孩子，叔儿这次也是偷摸来的，下午就得回川南。」

「叔儿，带我走吧。」

初七小朋友再次伤心的掉起了金豆子。

「你舅舅，慕容七七那个混蛋呢，他带你谋反，怎么不带你逃走啊？」苏羽澈忽然满肚气愤的道。

初七小朋友，郁郁的道：「别提了，舅舅已经被我爹发配到千里之外了，估计十天半个月的，也回不来，叔儿，你说我该咋办啊？」

「要不找你曾祖父，连老王爷兴许能制住你爹，」苏羽澈给支起了招。

初七小朋友的情绪却依旧不高：「别提了，我被关起来第二天，曾祖父就来了，可没一天，就让我爹给气回了明璃，如今也是远水救不了近渴了。」

「你爹这个，这个……」

苏羽澈气的一时说不上来，「真是除了你娘，这天底下他是软硬不吃。」

「叔儿.....」

可怜兮兮的声音，幽幽怨怨的飘来。

本来苏羽澈是爱莫能助，但转念一想，既然碰上了，就不能再让这可怜见的孩子，生活在这水深火热里。

当即计上心头，道：「初七，你逃吧，叔儿给你顶着。」

「可是依我对爹的了解，您一进夜城多半就在他眼皮子底下了，您还没伸手呢，怕是就遭了他的难，初七怎么能连累叔儿你呢？」

「真是个孝敬的好孩子。」

苏羽澈心里飘过的却是，谋反失败报告，果然没有白写。

「不过你放心，叔儿这次不会亲自出手，叔儿派个得力亲信来营救你，放心，你都被关了五天了，守卫早就没之前那么严密了，叔儿有法子。」

「叔儿.....」

初七小朋友满面哀叹，「大恩不言谢.....」

待我他日揭竿起义成功，坐拥天下兵马，定然不会忘记你今日的大恩大德。

夜。

得了苏羽澈指示的初七小朋友，怀着激动又忐忑的心绪，等在被窝里，终于，头顶一个幽幽的声音响起。

「初七，初七……」

初七小朋友兴奋的一抬头，就见头顶的瓦片已经被掀开了，并且露出了一颗小小的脑袋，一见来人，初七立马瘪下了脸。

这不是旁人，正是苏羽澈的长子，苏醒，今年七岁，还比自己小一岁，没想到苏羽澈口口声声说的得力亲信，居然会是他。

「你看着我干嘛，快上来啊。」

苏醒有些急了。

初七小朋友哭丧着脸：「怎么是你啊？」

苏醒知道自己被嫌弃了，鼻子一翘，哼道：「还看不起我，正是因为来的是我，所以才没引起旁人的注意，快跟我走吧，外面已经被我爹爹打点过一遍了，城门也马上就要关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」

初七小朋友一听，觉的还是有道理的，当即抓住了苏醒垂下来的绳子，以这种无比屈辱的方式，逃跑了。

但他心里却是默念，老棒子，你等着，我百里初七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

也不知道苏羽澈长了什么通天彻地的本事，居然真的想办法托住了这一院子的守卫，苏醒带着初七小朋友，一路见门就过，见桥就穿。

加之二人都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，小小年纪，武艺都还尚可。

竟是半柱香的功夫，就潜伏出了城主府。

夜城，可以说是现如今，这片大陆最繁华的一座心中都市，这里的繁华，可以用纸醉金迷，遍地黄金来形容。

而这些，全部都属于百里煜华。

初七小朋友颇有点心塞的想着，问：「喂，苏醒，你带我逃出来，可有带盘缠，要是没钱，咱也跑不远啊。」

苏醒一拍胸脯，一副小大人，稚声稚气的道：「这种事我怎么可能忘记。」

当即，就从怀中掏出了一只精致的小荷包，里面装满了金豆子，黄灿灿的，看着格外喜人，初七小朋友立刻笑开了唇畔。

「够了够了。」

苏醒又道：「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反正决不能留在这，你爹都把夜城的每一块砖都摸透了，咱们肯定躲不过他的耳目，嗯，不如却川南花家，投奔我舅舅吧？」

闻言，初七小朋友直摇头，经过慕容七七的一番教育后，他深深的知道，如今川南明璃冬月，都是跟他爹穿一条裤子的。

去了就等于自投罗网。

「那要不去玉顶山找你娘亲？」

苏醒继续建议道。

初七小朋友继续摇头：「不妥，你这种脑瓜都能想到的问题，你以为我爹预料不到，恐怕我们还没上路，就被捉住了。」

「也是。」

「不如我们去西岳！」

初七小朋友忽然灵机一动，拍掌道。

苏醒挠了挠头，不解的问：「好像很远，那我们到西岳做什么呢？」

「当然是去那里揭竿起义，招兵买马……」

一想到自己今后的宏图霸业，初七小朋友立刻兴奋的红了眼，并且毫不犹豫的跟，远在千里之外的慕容七七拆了伙，正式接纳苏醒为自己的先锋官。

而苏醒的脑瓜比起初七小朋友，也就半斤八两，脑门一热，就跟他达成了共识并且入了伙。

闲话不多说。

趁着夜城的大门还没关，城主府还没发现他逃跑，二人在街角边，买了几个烧饼，租了一辆马车，撒丫子就逃了出去，以一条隐秘的小路。

直插川南，往西岳而去。

这才转脸的功夫，就跑到了第二日晌午。

一撩帘子，才发现前面不远处，一座小城已经遥遥在望。

「咦，这是哪里？」

初七小朋友疑惑的揉了揉眼，问。

苏醒也探出了脖子，看了看，道：「我怎么知道，你不是说你认识路，让我安心睡觉，等一醒来就到了吗？」

初七小朋友差点气歪了鼻子，「明明是你说认识路，你来赶马车，让我睡觉的。」

「明明是你要去西岳的！」

「明明是你带我出来的……」

二人争了个面红耳赤，得，出师未捷身先死，他们迷路了，这一路他们完全是睡着过来的，而身下的马车，明显是信马由缰的走到了这里。

「前面不是有个城吗？我们进去问问不就知道。」

最后还是初七小朋友痴长一岁，觉的自己将来是要做主公的，怎么能跟这么个小喽喽计较长短呢，反正有钱，走哪也一样。

苏醒则完全不知道，自己已经被初七小朋友给归例到小喽啰的行列中去了，只是红着眼，还未刚才的事委屈着。

仿佛初七再不说好话哄着，他就要找娘了。

「那走吧。」

再次达成协议，二人赶这已经疲累的马车，朝着小城慢慢悠悠的走去，差不多半个时辰才进了城门。

而进城后，他们刚好赶上城中起会，大街小巷都是人来人往，热热闹闹的，各种小吃小贩到处游走，好不喜人。

两个本就是小孩子，一见这新鲜的，早把打听路的事给忘到脑后了，开开心心的就玩了起来，登时花钱如流水的就出去了。

买一个糖人，要一颗金豆子。

买一个布老虎，也要一颗金豆子。

.....

这条街上的小贩，很快就发现来了个金主，纷纷围过来推销着自己的东西，看着那金豆子，两颗眼珠子都恨不得化作金豆子。

可初七小朋友跟苏醒，毕竟都是大家族出生，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，他们的父母也从来不苟待他们的玩耍，民间的这些东西。

他们不过是一时新鲜，很快就没了什么劲。

小小的身子，踩着轻功，穿街过巷，很快在一家混沌店前停了下来，刚好不远处还搭了个戏台子，上面咿咿呀呀的正唱着戏。

二人边喝着混沌，边看着戏，好不自在。

「初七，你知道台上演的什么吗？」

苏醒好奇的问。

初七嘿嘿笑着，端起领袖般的架子，为他指点江山道：「这戏里讲的是乱世烽烟，一国昏君为了一个美人而失了天下的故事。」

「那，那个美人一定是狐狸精变的，要么怎么可能惹的君王失了天下，我外婆说，外面的狐狸精，都不是好东西，」苏醒撇着嘴猜测。

初七却不以为然：「那也得看那狐狸精长的好不好看，不好看，那君王也不瞎，要是长的实在好看嘛.....」

他幽幽的没把话说完。

二人小小的身子，坐在高高的长凳子上，提着小腿，说着大人一样的话，颇有意思。

后来苏醒转念一想，想到初七这次不就是为了到西岳，揭竿起义，招兵买马嘛，将来肯定也是要做皇帝的，就问。

「你要是做了皇帝，会为了一个女人失了天下吗？」

「都说得看那个女人长的好不好看，要长成我娘亲那样，我也就考虑考.....」

初七小朋友不厌其烦的夸夸其谈，半个混沌咬在嘴里还没吞下，目光忽然看到了一张清晰的脸孔，惊的一口混沌没咽下，就跌到了碗里。

捡起了一片汤汁。

但他却理也不理，指着不远处的活例子，就道：「要是长成那样，也行。」

苏醒知道，初七他娘亲在他心里的位置，那是无可替代，今日居然出现了一个，能跟他娘亲并驾齐驱的。

当即好奇的看了过去。

就见几步外的小河旁，青石桥下，果然站着一个小小的红衣身影，待目光焦距，看清这红衣小美人的样貌时，苏醒也呆住了。

这对小兄弟，别看年岁不大，但跟他们的父母也算见过世面的，什么样的美丽事物没见过，但眼前的美人，不，或许说，应该是小丫头，他们居然同时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。

国色天香，显得有点烂俗。

倾国倾城，不足以显示她的特点。

一身红彤彤的纱衣，仿若烟雨，承托的一张小脸，白皙的剔透，整齐的娃娃刘海下，一双眼眸低垂着，显露出长长浓密的睫毛，彷如小扇子。

下一刻，这双眼眸睁开了，但露出的，却是一双猩红似血的瞳孔。

弥漫着死亡的味道。

同时也渲染着一种，不该凡夫俗子欣赏的绝美。

「啊，狐狸精……」

苏醒一个没憋住，低呼了一声。

这双眼睛的主人，立刻就发现了这对傻呆呆的兄弟二人，待一反应过他们说的话，气的一叉腰，蛮横的怒道。

「你才狐狸精，你们全家都狐狸精。」

这刚才还给他们神秘不可捉摸的小小少女，怎么转眼就变的这么娇蛮？

不过这依旧无损她无法言喻的美貌。

初七小朋友愣了愣神，飞快的道：「那话是他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」

苏醒哀怨的发现，他已经被自己的兄弟悲惨的抛弃了。

「哼。」

小小的红衣少女，轻轻的一侧头，空气中，弥漫起了一股醉人的芳香，随后转身就要离开。

「喂，你别走.....」

初七小朋友此刻的肢体动作，绝对要比语言快的多，三步两步就拦在了红女少女的跟前，二人个子一般高。

都是清一色的美貌。

站在一块，竟如那庙里的金童玉女。

苏醒再次看呆了眼。

「你拦我做什么？」红衣小少女挑眉看他，似乎除了她爹爹，她还是第一次见到，这世上还有这么好看的男孩子。

初七小朋友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拦住红衣小少女，但就是想拦住，不让她走，不过此刻初七的心里可没有别的什么思想。

干干笑道：「那个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，我叫百里初七，他叫苏醒，你叫什么啊。」

听人家都自报了姓名，单纯的红衣小少女，觉的自己若太傲娇似乎也不好，爹爹说，女孩子要温柔，于是她甜甜一笑。

「我叫君妙。」

「妙妙，这名字真好听.....你别走.....」

见红衣小少女还要离开，初七小朋友继续拦。

「你又拦着我？」

君妙小美人有些生气的瞪了他一眼，可为什么，她瞪眼的样子也这么好看呢？初七小朋友醉了，然后搜刮肚子里的所有话题。

最后还是苏醒，提醒道：「我们迷路了。」

「对，我们迷路了，」初七小朋友双眼一亮，道。

君妙小美人一撇嘴：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。」

「因为你是我们兄弟二人，在这个城里，唯一认识的人啊，你要是不告诉我们，我们今晚就不知道要去哪里了。」

初七小朋友露出很忧桑的表情。

「对啊对啊.....」

苏醒立马跟着点头如蒜。

君妙小美人明显也是涉世未深，见他二人这么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只好摊手道：「可我也不是这里的人，我也不知道路，我只知道这座城，叫宁城，再往北走就是冬月了，对了，你们要去哪里？」

「什么！再往北走就是冬月了？」

初七小朋友这才惊然发现，他们完全走背了方向，只好低下头，弱弱的道：「我们要去西岳。」

「西岳？你们到西岳做什么？」

君妙小美人问。

苏醒将碗里的混沌一口喝尽，又咬了一口肉包子，呜呜咽咽的急声道：「我们要去西岳招兵买马，揭竿起义，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？」

初七小朋友皱了皱眉，觉的苏醒完全抢了自己台词。

「大事？」

君妙小美人一挑眉，「你们做大事为了什么？」

「推翻夜城，打倒暴君。」

独霸娘亲！

初七小朋友轻描淡写的说出了自己的伟大宏愿。

「夜城！」

君妙小美人却是闻言双眼一亮，「我喜欢夜城，听说夜城很繁华。」

初七小朋友也双眼一亮，道：「是啊，你去过夜城吗？」

君妙小美人摇头：「没去过，不过这次我爹娘会带我去玩。」

于是初七小朋友一拍胸脯道：「那你就先别去了，等我招好兵买好马，打下夜城，我亲自带你进城，那多风光啊，除了苏醒这个先锋官，我还有个舅舅，他是我的军师，不如你也入伙吧，就做，就做我的城主夫人怎么样？」

「城主夫人是做什么的？」

君妙小美人，听着听着觉的还挺有意思，就问了起来。

初七小朋友想了想道：「城主夫人主要是管城主的，你想，城主管着整个城，但城主夫人管着城主，挺厉害的吧。」

又仔细想了想娘亲平日管爹爹，初七小朋友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。

「主公，那怎么听着我的官位，这么不威风呢？」苏醒眨巴着一双乌黑乌黑的大眼睛，开始策反了。

初七小朋友大手一挥，「等攻下夜城，我肯定给你升官。」

「你说的啊，耍赖尿床。」

「一言为定。」

「妙妙，怎么样，你入伙吗？」

初七小朋友最终还是将话题引向了君妙。

君妙其实觉的自己的游历，也挺无趣的，如今一听初七小朋友的建议，觉的那才叫威风，但又有些顾忌的商量道。

「入伙行，不过，我得跟我爹娘先说过。」

「你爹娘也在？」

「嗯，他们就在前面，」君妙朝一个方向指了指，可才发现，夜市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快散了，周围的行人也少了。

却有几个不怀好意，生的贼眉鼠眼的男人真看着他们。

「孩子，快走，是人贩子，」混沌摊的老板看不过眼，小声的提醒了一句，然后飞快的低下头，洗碗去了，表示不参与。

初七小朋友刚才洋洋洒洒，阴阳顿挫的指点了一番江山，全然不知道身边的变化，这才注意到那些，贼眉鼠眼的男人，已

经朝他们合围了过来。

虽说三个孩子功夫都不错，但到底是孩子，对方人多势众。

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跑。」

初七小朋友拉起君妙小美人，跟嘴里还叼着包子的苏醒，拔腿就疯跑了起来，一口气就跑过了三四条街，眼看就要把那群人给甩脱了。

初七小朋友却不知怎么了，一下托了手，黑漆漆的，就跟另外两个人跑丢了。

「妙妙，妙妙.....苏醒，苏醒.....」

怎么喊也没有回声。

初七小朋友有点慌了手脚，脚步胡乱的转过一个拐角，就见不远处燃着数个大红灯笼，此刻夜市散了，也到了打烊的时间。

不怎么宽阔的街道上，显得几分清冷。

鼻息间传来一缕酒香，初七从小就是好东西泡大的，一下就能嗅出，这是顶好的美酒，然后不自主的扭头看去。

就见一家店面干净的酒肆里，灯火通明，临窗的位置上，正有一名墨衣男子，独坐饮酒，一看那侧影，仿佛有着道不尽的绵绵风华。

很舒服。

大概感觉到他注视的目光，男子转过身来，俊美的容颜，笑望了初七小朋友一眼，道：「你也要喝？」

「我娘亲不让我喝酒。」

初七小朋友老实的摇头。

却听那人好笑的道：「不喝酒如何算男子汉？听说你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？这等气量可不行啊，嗯？」

初七小朋友闻言一想，也对，自己是做人家主公的人，怎么能不会喝酒呢，再说还是难得的好酒。

「你怎么知道我要干轰轰烈烈的大事？」

「刚才不小心听到的，你要去西岳招兵买马？推翻夜城。」

男子笑问。

初七小朋友认真的点头，「是啊，可是我走错路了，距离西岳越走越远，怕是这大事一时半会也成不了了，真是伤脑筋。」

男子觉的他这副小大人的样子，实在好笑又可爱，道：「你先进来，同我喝一杯，我替你想法子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脑瓜好用？」

初七小朋友点了点头，其实他平日很警惕的，绝不会轻易相信外人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眼前的男人，他就是有种没来由的熟悉。

因为这种熟悉，让他一时失了心防。

懵懵懂懂的就进去了，然后又稀里糊涂的倒了一杯酒，浅饮了一口，觉的酒再好，也是辣辣的，不好喝，当即小鼻子就皱了起来。

漂亮的肉包子脸，真是可爱极了。

男子望着，眸中出现了几分宠溺，道：「其实我便来自西岳，你若想去西岳招兵买马，我完全可以帮你，如何，只要你愿意。」

「真的，你来自西岳？可你为什么要帮我啊？」

初七小朋友好奇的捧着辈子，脸上已经不知其的出现了几许白里透红，像熟透了的小苹果，眨巴着一双漂亮的双眼皮。

男子苦恼的道：「你才八岁，就想着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，叔叔都这把年纪了，也该积攒一些家业了，不然对不起祖宗。」

「原来这样啊，叔叔，你可真懂事，不像我爹那个老棒子，成天就想着怎么享受，半点不思进取，」初七小朋友满面的嗤之以鼻。

男子挑眉：「你爹爹待你不好？」

「他不好，我娘亲一不在，他就欺负我。」

「哦，他怎么欺负你？」男子好奇的给百里初七又满了一杯，最后补充道：「不喝不算男子汉大丈夫。」

初七小朋友被逼上梁山，一咬牙，一口就蒙了。

俗话说的好，酒壮怂人胆，当即，初七小朋友就将他在夜城谋反失败，至今逃窜，企图招兵买马，力挽狂澜的经历，就都给抖落了出来。

男子一个没收住，险些没笑喷在桌子前。

「你也觉的我很挫？」

初七小朋友失落的道。

「不会？」男子赶忙摇头，然后毫不吝啬的伸出大拇指，道：「勇气可嘉，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，敢于反抗百里煜华的人了，尤其敢谋反的，你数第一个，若放在乱世，也是一代枭雄了。」

「真的！你认识我爹爹？」

「夜城城主大名，早已如雷贯耳，」男子淡淡一语。

初七小朋友不屑的别过头去，信誓旦旦的道：「等着吧，再过十年，我初七的名字也是如雷贯耳，打倒那个老棒子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叔叔，我不能跟你喝了，我还要去找我的朋友，西岳的事咱们就这么说定了，你先去替我招兵买马，等我有空就去找你。」

初七小朋友突然想起了跟他走散的苏醒跟妙妙。

男子也不拦着他，只是道：「好，一言为定。」

「叔叔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？」初七小朋友这才问到了点子上。

男子一愣，橙红的灯火下，他似乎有些恍惚，随即洒然一笑，「我叫凤无殇。」

「记住了。」

初七小朋友半点没有起疑，起身就出了酒肆，夜里的小风一吹，刚才迷迷糊糊灌的酒，当即醒了七八分，可待在一回头。

发现刚才身后的酒肆，就是无影无踪了，灰蒙蒙一片，哪里还有灯笼，哪里还有临窗而坐的俊美男子。

初七小朋友吓的一缩脖子，难道自己见鬼了！不对，一定是真的。

想着，就听耳边传来呼唤声：「初七，初七……」

「苏醒，妙妙，我在这。」

初七小朋友面上一喜，想不到这么快就跟他们回合了。

「你们跑到哪里去了？」

「谁知道啊，跑着跑着你就不见了，」苏醒嘟囔道，因为这一路跑的过急，他小脸喘的绯红。

「算了，不说不开心的事了。」

也算劫后余生吧，初七小朋友很快就忘到了脑后，正要继续他们之前的话题，就见君妙小美人有点为难的看着他。

通红通红的眼睛珠子，就像是暗夜的两颗，昂贵宝石，神秘也富有魅力。

初七小朋友发现，他爱极了这双眼眸。

问：「妙妙你怎么了？」

君妙小美人想了想，继续为难道：「我想我还是不去西岳了吧，我感觉挺远的，不如你们去吧，我在川南等着你们。」

想着刚才她都同意，但如今却反悔，绝不是君子所为，所以君妙立刻想了个折中的法子。

闻言。

苏醒眼底立刻出现了一丝失落。

但初七小朋友却是浑不在意，一摆手道：「原来这样啊，那大可不必操心了，我们现在不用大老远的去西岳了？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苏醒君妙二人异口同声的道。

初七小朋友这才发现自己的光芒所在，于是郑重其事的道：
「因为刚才我已经联络了西岳那边的人马，他答应我，就算我不在，也一定会为我召集好人马的，待时机一到，我只需振臂一挥，随时都可以挥军入川，拿下夜城。」

「真哒。」

苏醒君妙两个小朋友都涉世不深，立刻就被初七小朋友的办事能力给拜服的，满面的星星眼。

「那我们不去西岳，在去那里啊，」还是苏醒问出了一个比较实在的问题。

初七很自然的道：「既然西岳大局已定，那我们当然是去戚族了，听说哪里民风彪悍，发展的也很不错，我们到哪里继续揭竿起义，招兵买马.....」

初七小朋友说的老神在在。

却完全没有注意到，他身旁的君妙小美人已经变了脸色。

「你们要去戚族，揭竿起义，招兵买马.....」别看君妙小美人看上去温温婉婉的，但一厉喝起来，还是很有威势的，这绝对常年被众多奴仆服侍出的公主病。

初七小朋友与苏醒，意识被震了一下，不觉的看着君妙小美人。

但是还没待他们看仔细。

君妙小美人已经抬起一脚，一脚一个，就把兄弟二人揣进了就近的池塘。

「扑通。」

「扑通。」

猝不及防间，兄弟二人根本没想到，这美人一息变了脸色，下手还这么狠，不仅狠，武功还隐隐在他们之上。

「妙妙，你这是怎么了？」

苏醒第一个爬了上来，但脸上身上，全都湿透了，好在这是夏日最炎热的时候，就算夜里也冷不到哪里去。

但他们还是不解。

马上初七也爬了上来，可怜兮兮的望着岸上的君妙，道：
「妙妙……」

在看君妙，小小的个字，一身如霞的红衫，齐齐的墨黑色刘海，像是橱窗里最精致的油彩娃娃，但因为一双血红色的瞳孔。

又像是阴曹地府里来的小勾魂使者。

她如野蛮小女友般，叉着腰，音色娇娇软软警告道：「跟你们说了也无妨，本小姐便是戚族的王女继承人，你们要到戚族揭竿起义招兵买马，就等同是挖我们家祖坟，本小姐如何能跟你们同流合污。」

「什么！？」

饶是初七小朋友聪明绝顶，也没想到，竟是如此阴沟里翻了船。

「妙妙，你怎么在这？」

只是身后传来一个呼唤的女音。

「母亲！」

妙妙闻言，立刻又换了一张脸，蹦蹦跳跳，欢欢喜喜的就迎了上去。

PS：我与各位古言大神联合网站创立了公众微信号，大家搜索账号昵称「东方宫主」或者微信号「yqsd-dfgz」就可以找到我，在公众号上会不定时推送古言古风类内容以及作者个人动态，近期还会推出抽奖赢币活动，欢迎大家关注哦！

还在岸边趴着的初七小朋友与苏醒，也浑身湿透，还顶着水草抬目望去，就见黑漆漆的夜色下，亮起了几盏幽幽的灯笼。

若说刚才他们觉的君妙像小勾魂使者，那么他们现在绝对以为，是大勾魂使者来了。

因为空气中的冷意，二人齐齐打了寒颤。

很快，就见夜色下，有奴仆恭敬的弯腰提着灯笼，而后面跟着的人，并非穿着戚族人的服侍，而是典型的冬月服侍。

男子一袭比较普遍的富家打扮，但是他的骨子里，却不自觉的流淌出一种难掩的贵气，这种贵气或许旁人不懂，但初七小朋友却明白，此人身份非同小可。

不看他的面容还好，但一看，仿佛要吸了人的魂，实在是太美了，若是君妙的美，给他们小小的震动，那么这个男人的美，绝对是震惊。

这绝对是不容于世间的好看。

所以二人根本不用猜，这个人一定是君妙的父亲。

在看她母亲，一袭白衣，乍一看到有几分仙气，容貌也是一等一的出挑，却远没有那个男人来的明艳，但一双猩红似血的眸子。

却让这位长发挽起的少妇，有种说不出出的异域风情，诡异而神秘。

大概也只有这样一对高贵神秘的夫妇，才能生出君妙这样的小妙人吧。

二人在打量着君昔与百里天机，同时这两人也在打量着他们，还别说，这两个小家伙，一个是百里煜华的缩小翻版，一个则是苏羽澈的缩小翻版。

那两个人白担了表兄弟的名分，却从来没玩在一起过，不想他们的孩子倒是称兄道弟。

「噢.....」

百里天机也发现了不同，轻诧了一声，随后看了君昔一眼。

君昔虽然期初也有些意外，但马上眼底浮现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。

「爹爹，就是他们俩，说要去我们戚族，揭竿起义，招兵买马，不过他们已经被女儿教训过了，估计以后是不敢了。」

君妙讨赏般凑了上去。

立刻便被君昔宠溺的抱在了怀里，笑道：「我道是谁拐了我的宝贝女儿，原来是这两个小东西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，既然两个小东西要去我戚族揭竿起义，招兵买马，那么.....」

初七小朋友与苏醒的心脏，立时提到了嗓子眼。

这家三口实在是太诡异了，这个男人笑起来的样子，更是渗人，他们不会是妖怪变的吧！

真当他们以为，对方不会放过他们的时候，就听君昔继续幽幽的道：「.....欢迎之至，反正近几年戚族太安逸了，都有点不像戚族了，正好发生几次战乱，给各位长老们松松骨头，省着他们天天来催我们继续生。」

说到最后，百里天机狠狠瞪了他一眼。

初七小朋友与苏醒则微微瞪大了眼，半天才道：「你是说，你要勾结我们，对付戚族？」

「嗯，算是吧，勾结外敌，巩固政权，」君昔居然很认真的点了点头，随后继续又道：「来人，给这两个小朋友换件干净的衣服，我们明日就回戚族.....招兵买马，揭竿起义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真哒！」

初七小朋友立刻与他的小伙伴，都惊呆了。

直到做到他们回宅子的马车，初七小朋友终于找回了几分理智：「我们总觉的这事透着几分古怪，一切来的也太快了。」

「快嘛，我不觉的呀，咱都出来两夜一天了，若没有点建树，怎么好意思回去呢，」苏醒不以为然。

「是啊，我们都出来两夜一天了。」

初七小朋友喃喃，在小孩子的世界里，两夜一天已经是很久很久了。

「喂，初七，你还喜欢妙妙吗？她都把我们踹河里里，而且刚才也一直没跟我们说话，」比起初七小朋友的宏图霸业，他比较关心这个。

初七小朋友想了想，也是反问：「那你呢，你喜欢吗？」

苏醒有点为难，不喜欢吧，他第一眼看到妙妙，就觉的妙妙跟旁人不一样，说喜欢吧，想起君妙都不打招呼就把他们踹下水，他就生气。

初七小朋友见他犹豫不决，问：「你喜欢虎姑婆？」

苏醒立刻如醍醐灌顶，飞快的道：「不喜欢，我爹说了，将来一定要娶好姑娘，千万不娶虎姑婆，他就是吃了这个亏.....」

所以他还是不喜欢君妙了。

于是，二人接下来谁也没说话，迷迷糊糊的坐在马车里。

最后还是苏醒打破了沉默，问：「初七.....」

「叫我主公。」

「好吧，主公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我想我娘.....」

待抵达君昔三口目前所住的私宅后，小伙伴俩人已经沉沉的进入了梦乡，待百里天机撩开车帘，无奈笑道。

「到底还是孩子，君昔，你当真打算带他们回戚族？」

「他们既然喜欢，为何不带？你以为百里煜华的儿子，会轻易相信别人？他身为皇星，自然天生通透，可第一眼识得人心，他知道我们不会害他，才愿意跟我们走，」君昔的话里透着意味难明的戏谑。

转眼天明。

初七小朋友与苏醒，懒洋洋的在一张床上醒来，然后在宅子里的婢女服侍下，乖乖洗漱穿衣，若说之前他们偷跑出来，是兴奋的高兴的。

那么随着一夜的睡眠，和早上初醒，看到的陌生环境。

这下不仅苏醒想娘了，初七小朋友更想，不仅想娘，还想那个混蛋老棒子爹。

「醒了？」

吃早饭的时候，众人终于在碰头上，君妙依旧还是昨日那般美美的样子，并且也忘记了昨晚的症结，继续跟他们欢欢喜喜的聊着天。

而君昔夫妻，就算换了衣裳，但骨子里的气度也是换不掉的，加之大家又都是出生不凡，所以用餐的时候，都要遵守基本的礼仪，食不言寝不语。

可初七小朋友和苏醒，却很不适应。

因为过去就算他们跟自己的亲人，也能做到，但就算不说话，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也是割不断的，浓浓的连着。

此刻跟几个陌生人，安静的用餐，他们只觉的不舒服，而小孩子嘛，不舒服就会表现出来，而表现的唯一途径就是。

想家。

很想家。

但是初七小朋友不敢提，因为第一个提出来，他肯定遭了苏醒这个臭小子的鄙视。

而苏醒不敢提，他要是提了，以后就没脸出现在初七的跟前了。

所以这对兄弟二人，正狠狠的憋着一股劲。

PS：我与各位古言大神联合网站创立了公众微信号，大家搜索账号昵称「东方宫主」或者微信号「yqsd-dfgz」就可以找到我，在公众号上会不定时推送古言古风类内容以及作者个人动态，近期还会推出抽奖赢币活动，欢迎大家关注哦！

「吃饱了话，就启程了。」

君昔何等人，一早就看出了他们的心思，却是不点破。

却不想，倒是一个意外来客，给了他们一个台阶下。

「主子，外面有人求见。」

君昔似乎早有所料，点了点头。

百里天机见此一笑：「怕是你带不走他们了。」

「且看看他怎么让这两个小东西，回心转意吧，」君昔笑着
一语，眉宇间，早已没了当年的杀伐狠厉。

其实百里煜华与百里初七的关系，他早有耳闻，但百里初七
离家出走却是第一次，所以他很好奇，百里煜华究竟是如何调
教自己的孩子。

未来的皇星。

「咦，君夫人认识我爹娘？」

要说初七小朋友玲珑心思了，君昔的心思他捉摸不透，但凭
着百里天机的这一个口气，他就看出来了。

百里天机好笑的看了他一眼，道：「的确，在你没有出生之
前，我与你母亲相交匪浅，或者说，我的命，都是她给的。」

原来这样。

这下初七小朋友安心了，觉的至少他们不会害他们。

但这时，外面却走来了一道大红的身影，尽管已经日渐成
熟，可他步伐与身姿间，依旧有着一股说不出的风流洒然。

都说男人是酒，越放越有味道，但他却却是一道格外香醇的
美酒。

任何女人看了，便醉了一半。

不过苏醒看到这个男人，小脸却是塌了一半，嘴上干巴巴的道：「舅舅。」

来人正是花千叶。

「稀客呀。」

君昔不生声色的继续喝茶道。

花千叶瞟了初七跟苏醒一眼，他也不是那种虚头巴脑的人，直接就说出了来意，而大家都已经是成家的人了。

自是要以和为贵。

君昔也不拦着，却道：「可是这两个小朋友，已经铁了心要随我回戚族，干一番大事的了，走与不走，我说了不算，他们说的算。」

于是，花千叶将目光就定格了初七小朋友的身上了。

「初七……」

「舅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我们不回去。」

虽然初七小朋友早就想家了，但正所谓，倒驴不倒架，那个老棒子既然肯派说客来找他们，就说明，肯定是服软了。

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必须要强硬起来，要让那个老棒子知道，他百里初七绝不是好欺负的，既然跑出来，也不会轻易就这么回去的。

但是花干叶却颇为同情的看了他一眼。

解释道：「大外甥，我不是来劝你的，我就是顺道路过给你爹传一封信，你看过知道，是去是留，我可没权利拦你。」

「什么……信？」

初七小朋友一惊，只感觉这一拳没打倒实处，从而也忽略了花干叶眼底的同情之色。

「你看看吧，我也不知道写了什么。」

说着，花干叶就将手中的信件，递了过来，同时脑子里也闪过了百里煜华在把信，交给他是，暗中阴阴的笑容。

可怜的孩子，你肿么可能会是你爹那个臭男人的对手捏。

初七小朋友不明就里的展开了信纸，苏醒也好奇的凑了过来，不仅凑过来，还磕磕巴巴的念了出来：「你娘亲……怀……孕了，你……可以，不用回来了。」

「放屁。」

百里初七大怒，直接就将手中的信给撕了粉碎。

但是这颗小小，饱经娇宠的心灵，却是第一次蒙上了一层危机感，他从来就是夜城的小皇帝，那个老棒子爹爹，除了各面对他要求高那么一点。

其实也没怎么欺负他。

娘亲就更是把他疼到了骨子里。

可是如今，如今又要有孩子了，天哪，那个老棒子居然让他不用回来了。

好迎接他们的新孩子，不要他了吗？

「休想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的，回去，我现在就要回去……」初七小朋友立刻急的跳脚，飞一般的就出了门。

「等等我。」

苏醒也跟着追了出去。

「那就不打搅了，改日再到川南，必夹道欢迎，」花千叶笑眯眯的道。

君昔是真没想打了，几年没见，百里煜华已经老奸巨猾到这种程度，喃喃道：「谁说我们要走了，我们还没游遍川南呢，你现在就可以夹道欢迎。」

花千叶一囧，心道，你到不客气。

不过他们心里统一比较同情的还是百里初七，哎，所有人争抢了一辈子，可皇星又如何，还不是被他老爹各种搓圆压扁。

倒不如各自逍遥。

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

